

斷句  
大字

曾文正公家書四種

指嚴  
署







曾文正公家書卷七

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出隊以護百姓收穫甚好。與吉安散耕牛籽種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為事。可為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楊鎮南之哨官楊光宗。頭髮橫而盤。吾早慮其不馴。楊鎮南不善看人。又不善斷事。弟若看有不妥叶之意。即飭令仍回。凡處兄弟。另撥一營與弟換可耳。吾於初十日至歷口。十一日擬行六十里。趕至祁門縣。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不欲紛紛迎接應酬也。寧國府一軍緊急之至。吾不能撥兵往援。而擬少濟之以餉。亦地主之道耳。

六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十八日專丁到接十五信。得知一切應復之件條列具左。

一陳米千餘石。如不可喫。不必強各營領之。凡糧臺事件。弟皆自行當家。不必一一請示。或有疑議。就近與希庵商之。渠閱歷頗久。思力沈著。與弟可互相切磋。互相資益也。

一楊光宗業已斥革遞解。此後應稍安靜。馬兵既難得力。可飭令楊鎮南招募馬勇。



其兵丁每出十缺。即飭令仍回殷開山營盤。余於辦馬隊不惜重本。志在辦成一事。若操練半年。仍不得力。則浪費過甚。不如趁早改兵為勇。陸續更換。一雪琴釐金之事。概仍八九年之舊。絲毫不改。斷不至掣雪之肘。牙釐既由我處作主。輔亦不致難為雪也。末一條。概以大度容之。不另復矣。

六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希厚雪三人。皆主土城合圍之說。自應及時興辦。正東自車徑渡至章家店。地勢遼闊。係用衆用馬之地。弟處兵力本單。老營勁營尤少。凡不甚放心。然此時桐城有兵。樅陽有兵。青草塢有兵。若不趁此合圍。則天下更無可辦之事矣。鮑兵不甚可恃。然不能不冒險一辦。辦成之後。則不險矣。土功太大。太難。恐勇尚有不敷。可商之。莫善徵雇用民夫。其始略用霸道。其後日日給價。民閱亦必悅服。多用銀數千兩。凡必辦解不惜也。盛暑興工。宜以早夜為之。午未申三時。均宜停止。黃南坡籌餉事已發札矣。茲將意城所擬札稿寄閱。東流周萬倬一營。不須凡札。或厚庵札。或弟札。朝發則夕至矣。曾得勝寶右營。在建德普欽堂處防池州。張家灘一路之賊。吾飭曾營紮建城東。以當頭敵。目下實難抽調。當另設法。

六月二十七日



季弟左右。頃接沅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不勝欣慰。官階初晉。雖不足為吾季弟榮。然弟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順。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沅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為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即推為天下罕見之人矣。大哥豈不欣然哉。沅弟以陳未發民夫挑濠。極好極好。此等事。弟等儘可作主。凡不吝也。

六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探報閱悉。此路並無步撥。即由東流建德驛夫送。建德令已死。代理者新到。故文遞遲延。弟以後要事。須專勇送來。三日可到。或逢三八專人來一次。每月六次。其不要緊者。又由驛發來。則凡弟之消息。尤常通矣。文輔卿辦釐金甚好。現在江西釐務。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重。此外。則不知誰何之人。如輔卿者。能多得幾人。則釐務必有起色。吾批二季詳文云。須冗員少而能事者多。入款多而坐支者少。又



批云。力除官氣。嚴裁浮費。弟須囑輔卿二語。無官氣。有條理。守此行之。雖至封疆。不可改也。有似輔卿其人者。弟多薦幾人更好。甲三啓行時。溫弟婦甚好。此後來之變態也。

七月初三日

季沅弟左右。專丁到接廿八夜。緘具悉一切。東流在江邊。周萬倬一營駐馬。向歸厚庵調遣。建德在山內。去江五十里。普欽堂全軍駐馬。向歸江西調遣。曾得勝者。普部九營中之一營也。池州賊來東流。則畏水師。若至建德。並不與水師相干。全調普軍。則可專調。曾營則不可。弟屢指調該營。似不甚當於事理。凡目下實無以應弟之請。亮之長濠用民。夫斷非陳米千石所可了。必須費銀數千。此等大處。凡却不肯吝惜。有人言。莫善徵聲名。狼藉既酷。且貪。弟細細查明。凡養民以為民。設官亦為民也。官不愛民。余所痛憾。寧國尚未解圍。聞賊將以大隊救安慶。南岸似可漸鬆。南坡信大有可採。此人真有幹濟之才。可敬可敬。

七月初八日

季沅弟左右。輔卿而外。又薦意卿。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篤慎。余深知之。意卿亮亦不凡。余告彼輔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又囑其求潤帥。

左郭及沅薦人。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筱荃。尤以習勞苦為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諭衆。潤帥先幾陳奏。以釋羣疑之說。亦有函來。余處矣。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諭旨。實授兩江總督兼授欽差大臣。恩眷方渥。儘可不必陳明所慮者。蘇常淮揚無一枝勁兵前往。位高非福。恐徒為物議之張本耳。余好出汗。沅弟亦好出汗。似不宜過勞。

七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凡膺此鉅任。深以為懼。若如陸何二公之前。輒則詒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姪。亦將為人所侮。禍福倚伏之幾。竟不知何者為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勤一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凡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為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沅弟多置好官。遴選將才。二語極為扼

要然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凡斷不敢輕視。謝恩摺。今日拜發甯國。日內無信。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甯。可危之至。

七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浮橋辦齊。長濠已有八九分工程。甚好甚慰。從此援賊雖至。吾弟必足以禦之。馮事凡處辦法。與潤帥不謀而合。茲將一批一告示鈔付。弟覽翁中丞處復信。甚妥。弟意疏疏。落亦極是。弟總認定是湖北之委員。以官胡兩帥為上司。諸事稟命而行。此外一概疏疏。落落希庵於此等處。界限極清。人頗嫌其疏冷。然不輕進人。即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即異日不妄疏人之本。處弟之位。行弟之法。似尚安叶。與翁稿與毓稿均好。近日修辭工夫亦進。慰喜慰喜。焦君譜序。八九月必報命。書院圖須弟起稿。而兄改之。弟切莫答兄之吝也。

八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接專丁來信。下游之賊漸漸蠢動。九月當有大仗開。此賊慣技。好於營盤遠遠包圍。斷我糧道。弟處有水師接濟。或可無礙。不知多李二營何如。有米有柴。可濟十日半月否。賊雖多。善戰者究不甚多。禮希或可禦之。弟即挖長濠。切不可過濠。打仗勝則不能多殺賊。挫則不能收隊也。營中柴尚多否。煤已開出否。紅單船下去。



後吾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以便弟就近稽查。聞該處每月可二萬餘串也。魏柳南宜辦釐乎。宜作吏乎。弟密告我潘意卿。何時可到此。間需才極急。浙事岌岌。請援之書如麻。次青今日到祁門。其部下十四五可到。季弟所言諸枉聆悉。當一一錯之。定不姑息。

九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接弟信。知家中收成已畢。五十姪女。漸次痊愈。至以為慰。此間近日殊多失意之事。次青十九日叢山關敗後。廿四日平江六營。與何溪禮字等四營大敗。賊匪圍城。次青堅守一日一夜。至廿五日申刻破城。平江勇自南門走出。次青聞亦已出城。至今八日。尚未接其來信。而其胞姪表弟。皆堅言其無恙。不知究竟如何。廿八日賊破休甯。目下皖南。僅存祁門婺源黟縣及東流建德而已。聞賊已分大半。由嚴州入浙。而自婺源入江之路。亦不可不防。現調鮑軍紮漁亭。凱章紮黟縣。均去老營。不過六十里。軍勢已穩。人心已定。牧雲與甲三。初一日由祁門赴安慶。大約十月底可歸也。希庵初四日到祁門。帶四營遠來救援。不久仍當回北岸耳。余身體平安。目光日昏。精神亦日見日老。深懼無以符此大任。

九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徽州休甯之賊。日內尚未動作。鮑張兩軍。日內亦休息未進。祁門黟縣等處。漸有賣米鹽者。希庵所帶四營。暫令紮去祁六十里之厯口地方。防西路之賊穿建德祁門中間而走。景德鎮。即去年沅弟破景德鎮賊之出路也。次青廿五日城破走出。廿六夜在街口所發信。初六夜乃接到。廿五夜所奉寄諭。初六日乃恭摺復奏。茲鈔去一閱。不知皇上果派博藩北上。抑繫派潤帥北上。如係派我北上。沅弟願同去否。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迴避。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望沅弟即日定計。復書告我。無論或派我或派潤帥。皆須帶萬人以行。皖北皖南兩岸。局勢必大為抽動。請弟將如何抽法。如何布置。開單見告。一切皆暗暗安排。胸有成竹。一經奉旨。旬日即可成行。兩弟以為何如。

九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安慶決計不撤圍。江西決計宜保守。此外或棄或取。或抽或補。合衆人之心思共謀之。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與潤帥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職著。有濟無濟。聽之可也。

九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接來緘。知營牆及前後壕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壕時。不甚得法。若

容土覆得極遠。雖雨大不至仍倒入濠內。庶稍易整理。至牆子則無不倒坍。不僅安慶耳。徽州之賊竄浙者。十之六七。存府城及休甯者。聞不過數千人。不知確否。連日雨大泥深。鮑張不能進。勦深為可惜。李高尚在樂平。余深恐賊竄入江西腹地。商之李高無遽入皖。李高亦以雨泥不能速進也。潤帥謀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臨事復派人救援六安。與吾輩及希庵等之初議全不符合。鎗法忙亂。而弟與希庵皆有驕矜之氣。至為可慮。希庵論事最為穩妥。如潤帥有鎗法稍亂之時。弟與希庵陳而切諫之。弟與希之於氣則彼此互規之。北岸當安如泰山矣。

九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接偽文二件。知安慶之賊望援孔切。只要桐城青草塢少能堅定。自有可破之理。次青十六日回祁。僅與余相見一次。聞其精神尚好。志氣尚壯。將來或可有為。然實非帶勇之才。弟軍中諸將有驕氣否。弟日內默省傲氣。今少平得幾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凡事皆然。願與諸弟交勉之。此次徽賊竄浙。若浙中失守。則不能免於吳越之痛罵。然吾但從傲惰二字痛下工夫。不問人之罵與否也。

九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沅弟以我切責之。緘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做。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為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余於初六日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各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十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八月廿四發去之信。至今未接覆信。不知弟在縣已回家否。余所改書院圖已接到否。圖係就九弟原稿改正。中間添一花園。以原圖係點文章一個板。

板也。余所改規模太崇闊。當此大亂之世。興造過於壯麗。殊非所宜。恐劫數或有他慮。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為隱慮。此事又繫沅弟與弟作主。不可不慎之於始。弟向來於盈虛消長之機。頗知留心。此事亦當三思。至囑至囑。鮑張廿六進兵。廿九日獲一勝仗。日內圍紮休甯城外。祁門老營安穩。余身體亦好。惟京城信息甚壞。皖南軍務無起色。且愧且憤。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黃金堂買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則寸心大為不安耳。

全日

季沅弟左右。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至為系念。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不為少。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為慮。前函以做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自惕。若以做字誥誠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以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

十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初四日接奉二十日寄諭。夷務和議已成。鮑軍可不北上。九月初六日

請派帶兵入衛一疏。殆必不准。從此可一意圖東南之事。安慶所挑余親兵兩哨。若悉繫上選。恐狗賊來援。打仗又少些好手。弟細心斟酌。或待擊退狗援後。再令兩哨南渡。亦無不可。余前廿八日一緘。謂不須挑人來祁。是恐安慶挑出好手。難當大敵也。此次商令緩來。則專為恐扯薄安慶起見。弟細酌之。賊若有大股從練潭來集賢關。弟軍足支持二三日否。千言萬語都不要緊。惟此是性命關頭。次青以不能戰守。身敗名裂。弟所爭者在能守與否。若能守住四五日。則希庵之援兵必至矣。專意待希之救。萬一希被桐城等處之賊牽制。不能援懷。亦事勢之所時有。弟此刻與諸將約定。預為守營五日。晝夜不息之計。賊初來之日。不必出隊與戰。但在營內靜看。看其強弱虛實。看得千準萬準。可打則出營打仗。不可打則始終堅守營盤。或有幾分把握。聞迪庵於六年八月在武昌擊石逆。援賊即堅守靜待之法。每日黎明。賊來撲營。堅守不動。直至申酉間始出擊之。故無日不勝。希庵新授皖臬。莫令當撤委。令希查辦。弟詳復之件。儘可呈上。而莫之劾否。不係乎此。

十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接信知北岸日內尚未開仗。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破萬安街賊巢。十七日獲勝。破休寧東門外二壘。鮑軍亦受傷百餘人。正在攻剿得手之際。不料十九



日未刻。石埭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為大霧所迷。目無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嶺。為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果有天意哉。目下張軍最可危慮。其次則祁門老營。距賊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現講求守壘之法。賊來則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疏虞。則志有素定。斷不臨難苟免。回首生年五十。除學問未成。尚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以勤苦為體。謙遜為用。以藥佚驕之積習。餘無他囑。

十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於十九日。忽被大股賊匪竄入羊棧嶺。去祁門老營僅六十里。人心大震。幸鮑張兩軍於廿日廿一日大戰獲勝。克復黟縣。追賊出嶺。轉危為安。此次之險。倍於八月廿五徽州失守時也。現賊中偽侍王李世賢。偽忠王李秀成。偽輔王楊雄清。皆在徽境。與凡作對。偽英王陳玉成。在安慶境。與多禮沅李作對。軍事之能否支持。總在十月十一月內。見大分曉。甲三月初六至武穴。此時計將抵家。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姪習於驕奢。佚三字。家敗離不得箇奢字。人敗離不得箇逸字。討人嫌離不得箇驕字。弟切戒之。

十一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日內皖南局勢大變。初一日德興失守。初三日婺源失守。均經左季翁一軍克復。初四日建德失守。而余與安慶通信之路斷矣。十二日浮梁失守。而祁門糧米必經之路斷矣。現調鮑鎮六千人進攻浮梁。朱唐三千人進攻建德。若不得手。則餉道一斷。萬事瓦裂。殊可危慮。余忝竊高位。又竊虛名。生死之際。坦然怡然。惟部下兵勇四五萬人。若因餉斷而敗。亦殊不忍坐視而不為之所。家中萬事。余俱放心。惟子姪須教一勤字。一謙字。謙者。驕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驕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諸弟中外家居之法。則以考寶早掃書蔬魚猪八字為本。千萬勿忘。

十一月二十一日

季弟左右。專丁至。接十五日來信。知前有四次專人均未到也。此次賊圍祁門。分三大支。西支破建德。以入鄱浮。東支破江灣及上溪兩營盤。以入婺源。北支破羊棧各嶺。以圖黟縣。三支之中。以建德一股為最鉅。除守建德之賊二萬餘人外。又分為三支。一支竄浮梁景德鎮。一支竄鄱陽都昌。一支竄彭澤湖口。目下守建德一股已被唐桂生攻破。竄浮梁一股被左軍小加懲創。十四日殺賊百餘人亦未得逞。竄鄱陽一股擬分

鮑軍會同左軍剿之。竄彭澤一股。不知雪琴能守住湖口無恙否。若湖口幸得保全。無恙則西支之分為四股者。或漸足以禦之。賊之全神全力。本在西支。西支如不得逞。則賊氣少沮。賊志少衰矣。北支之犯羊棧者。十八日凱章得小勝仗。廿日鮑軍得大勝仗。攻破賊壘。驅賊出嶺。聞殺賊三四千人。經此大創。北支似亦不得逞。惟東支若由婺源以犯樂平。直入江西腹地。刻無兵力足以制之。實深焦灼。北岸狗逆。未大受懲。不久又有大舉。不特希庵不可分兵來南岸。即韋部亦不可輕動。總須以全力謀懷桐也。

十二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自十七日唐桂生克復建德而皖北沅季之文報始通。自鮑鎮廿八日至景德鎮。賊退九十里。而江西饒州之餉道始通。若左鮑二公能將浮梁鄱陽等處之賊逐出江西境外。仍從建德竄出。則風波漸平。而祁門可慶安穩矣。余身體平安。此一月之驚恐危急。實較之八月徽寧失守時。險難數倍。余近年在外。問心無愧。死生禍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美各國通商條款。大局已壞。令人心灰。茲付回二本。與弟一閱。時事日非。吾家子姪輩。總以謙勤二字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十二月十六日

李沅弟左右。樅陽壩工未成，亦屬意中之事。不必焦灼。大江極深，古人所謂江深五里，海深十里也。兩岸支河入江者，極淺極高。夏月江漲，則支河更高，倒灌各小河之內。冬月江涸，落至二三丈不等。小河之水入口時，小水高而江水低，如二三丈之懸崖。甚至江船不能入小河，小河之船不能出江，以其太陡峻也。今年江水不甚涸，樅陽河之水至今尚能行舟，即是極好之事。目下又連日霖雨，或者樅陽之水竟至年底不枯，亦未可知。此是弟之運氣頗好。不然，則十月枯涸久矣。至塞壩工程，非絕大才調不能。不知弟所用者何人。余屢次寫信，均言未能築成者。蓋目中未見有此大才之人也。韋軍日內平安否。分餘庵數營，赴樅陽助韋防守。事儘可行。公牘嫌其太大，余已親筆致緘於餘庵矣。弟調東流之兵，助守樅陽則可。調湖口之兵，助守樅陽則不可。以賊蹤距湖口城尚不過三四十里，難遽鬆動也。調陳軍助守樅陽則可。調陳軍助圍安慶則不可。以平日未經弟訓練，有素。臨危急之際，必不聽令也。弟此次撥營赴樅陽，赴鮑家沖。余覺主意不甚老靠。蓋撥去未必有益，收回則頗有損。收回鮑家沖二營，則反以長賊之銳，收回樅陽一營，則反以減韋之勢。然大敵將至，總以早收回為是。養足勢力，堅守前後兩濠，意不旁注，神不外散，或有濟乎。左鮑二公十

三日尚未開仗。黃文金極善張大勢威而黨羽善戰者少。或足禦之偽忠王李秀成於廿八日圍玉山縣。攻撲八日。城中王德榜顧文彩等善於防守。初五日解圍去矣。祁門四面各百里內。日內平安。弟可轉告潤帥及希禮厚雪諸公。雲仙之出處聽渠自為主。當今之世。處未必非福。出未必非禍。從嚴公赴豫。恐不相安。雲公根器厚而才短。與嚴未必鍼芥耳。

十二月二十日

沅季弟左右。十九日專弁二人至。接兩弟來信。另一片信所關甚大。方此軍初至東流。象口交贊之時。雪琴即有信來。言其勇不可恃。沅弟平日曾言造塔者須下一層好。其理至精。將來恐須全行遣散。另招二十人耳。次青事。須渠來營一次。乃能定案。今天下雖已大亂。而法律不可全廢。如普不重懲。即無以服江楚軍民之心。重懲普而不薄懲青。即無以服徽人。亦無以服普之心。澄弟之病。據來信已愈。且言宜服清潤之品。不宜補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十六日接弟手書。具悉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惟弟服藥過多。又堅囑澤兒請醫守治。余頗不以為然。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

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做道場二次。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節。又與家風相背。至醫藥則合家大小老幼。幾於無人不藥。無藥不貴。迨至補藥吃出毛病。則又服涼藥。以攻伐之。陽藥吃出毛病。則又服陰藥。以清潤之。展轉差誤。不至大病大弱不止。弟今年春間多服補劑。夏末多服涼劑。冬間又多服清潤之劑。余意欲勸弟少停藥物。專用飲食調養。澤兒雖體弱。而保養之法。亦惟在慎飲食。節嗜欲。斷不在服藥多也。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場押字。將來恐仍有口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為習俗所移。以後尚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非某公屋。余無銀可捐。己亥冬。余登山踏勘。覺其渺茫也。

咸豐十一年辛酉正月元日

沅浦九弟左右。除夕發去一緘。是夕又接弟信。具悉一切。吳退庵事。余實不便失信。其確不可用。用必僨事之處。余亦殊無所見。不知諸君子何以燭照。幾先遂能為此十成語。余閱歷多年。見事之成功與否。人之得名與否。蓋有命焉。不盡關人事也。東征局既以我為名。自應照我之札辦事。今厲觀察又來請示。札不可遵。緘則可遵乎。

此事余頗厭煩。以後不必再提北岸賊。至無為州等處。蓋意中事。搜獲偽文。亦言金陵調楊七麻李壽成。援安慶。楊本自立門戶。李現在常山。修城均未肯赴北岸。左鮑二軍。殘年均未開仗。聞賊數實有五六萬。鮑公請將留漁亭之四營調去。漁亭亦繫前敵吃緊。不能調也。

正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臘底由九弟處寄到弟信。具悉一切。弟於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已為天道所不許。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姪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為第一義。欲去情字。總以不晏起為第一義。弟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考寶早掃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醫藥不信地仙又謹記愚凡之去驕去情。則家中子弟。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

正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正月初六。賊破大洪。大赤二嶺。而入大洪嶺。距祁門六十里。經江軍



門帶隊擊退大赤嶺距祁門八十里初七日進犯歷口初八日進犯石門橋距祁門僅十八里經唐桂生帶隊迎剿大獲勝仗追殺三十餘里直至歷口次日初九早即追出赤嶺殺賊雖僅四五百人而搶馬百餘匹旗幟千餘面刀鎗礮萬餘件極大風波頃刻即平可為慶慰左鮑在鄱陽洋塘一帶亦於初九日大獲勝仗賊目黃文金帶六萬餘人聞已殺死次日羣賊全數潰退自十一月初至今七十餘天危險萬狀至是稍稍蘇息危而復安若再穩住三個月安慶克復則大局有轉機矣弟思習大字總以間架緊為主寫成之後貼於壁上觀之則妍媸自見矣弟體全愈全家之福至慰至慰

正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安慶城內有出降之賊則克復消息當在春末夏初祇須以堅靜二字持之陳餘庵一軍既不得力即飭令全赴南岸亦可若須酌留若干紮集賢關亦聽弟與厚庵商度行之洋塘賊分爲二股一股由建德徑歸青陽一股竄併彭澤鮑公跟至彭邑追剿不知近已全回池州境內否此股賊多且悍將來與楊七麻仍爲安慶之大患但祝在安慶既克之後始起掀天大波則至幸耳陳舫仙帶五百人作余身旁護衛之兵不知渠頗心願否朱寬義尚在家否此間亦未下札江西釐金大絀

正月窘迫之至。李秀成於十一日圍廣信府。不知日內解圍否。河口等處糜爛。今年釐金遠不如去年。南岸四萬餘人。不知何以為生。思之惘然。

正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公文一件。甚好甚好。即當批准。通行各屬。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為業。擇術已自不慎。惟於禁止擾民解散脅從。保全鄉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幾於殺人之中。寓止暴之意。竄金溪之賊。養素稟已獲勝仗。見田稟大半由雲際關入閩。尚無確信。陳鎮廿一日已至東流。甚好。可略壯聲威也。

二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豪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即是極驕極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驕字。以不輕非笑人為第一義。戒惰字。以不晏起為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姪也。

二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得胡宮保信。言昌營在霍山敗潰。英山吃緊。不知究竟如何。敗法尚不至。

遽犯楚疆。否。偽侍王李世賢。自湖州歸來。由婺源再犯江西。大股萃於婺源之清華街。左軍在富村禦之。偽忠王李秀成一股攻圍建昌。養素派兵往援。不知能解圍否。若建昌有失。恐其徑犯省城。若建昌幸保無恙。亦恐其由樟樹以犯瑞臨。一至瑞臨。則九江興國武甯義甯通山通城處處震動。安慶之圍必解矣。左季翁料及此著。余亦深慮此著。如建昌之賊西趨樟樹。則余帶朱唐出防江邊一路。抽出鮑軍渡湖。由九江以赴瑞臨。鮑公之所以不能渡北岸者。以防此著為第一義。北岸既有霍山余營之挫。則希軍必分兵援應。山內多軍。祇能自固。不能再顧安慶。萬一賊由集賢關攻安慶。各營之背。弟須堅守五日。鮑軍現在下隅坂。若渡江救援。一日可以渡畢。兩日可抵集賢關。縱有風雨阻隔。五日總可趕到。弟可先與鮑公預為訂約。並與楊彭預訂渡兵之船。凡亦當預告鮑公也。鮑軍聲名為賊所憚。目下不必輕於撥動。專留為此二著之用。一著救安慶官軍被圍之急。一著防賊由樟樹瑞臨竄出九江。此外各著皆少緩矣。

二月二十二日

沅季兩弟左右。官相既已出城。則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甚是矣。希庵既已南渡。狗逆必回救安慶。風馳雨驟。經過黃梅宿松均不停留。直由石牌以下集賢關。此

意計中事也。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吶喊，槍礮不能命中者，不許亂放一聲。穩住一二日，則大局已定。然後函告春霆，渡江救援，并可約多軍三面夾擊。吾之不肯令鮑軍預先北渡者，一則南岸處處危急，賴鮑軍以少定人心。二則霆軍長處甚多，而短處正坐少一靜字。若狗賊初回集賢關，其情切於救城中之母妻眷屬，拚命死戰。鮑軍當之，勝負尚未可知。若鮑公未至，狗賊有輕視弟等之心，而弟等持以謹靜專一之氣，雖危險數日，而後來得收多鮑夾擊之效，卻有六七分把握。吾兄弟無功無能，俱統領萬眾，主持劫運，生死之早遲，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貼。斷非人謀計較所能及。只要兩弟靜守數日，則數省之安危，胥賴之矣。至囑至要。再羣賊分路上犯，其意無非援救安慶。無論武漢幸而保全，賊必以全力回撲安慶。圍師即不幸而武漢疏失，賊亦必以小支牽綴武昌，而以大支回撲安慶。或竟棄鄂不顧。去年之棄浙江而解金陵之圍，乃賊中得意之筆。今年鈔寫前文無疑也。無論武漢之或保或否，總以狗逆回撲安慶時，官軍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轉不能轉。安慶之濠牆能守，則武昌雖失，必復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轉機也。安慶之濠牆不能守，則武昌雖無恙，賊之氣燄復振，是乾坤無轉機也。弟等一軍關係天地剝復之機，無以武漢有疏而遽為震搖，須待狗逆回撲堅守之後，再定主意。



二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上次送家信者三十五日即到。此次專人四十日未到。蓋因樂平饒州一帶。有賊恐中途繞道也。自十二日克復休甯後。左軍分出八營。在於甲路地方。小挫。退紮景鎮。賊幸未跟蹤追犯。左公得以整頓數日。銳氣尚未大減。目下左軍進剿平樂。鄱陽之賊鮑公一軍。因撫建喫緊。本調渠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因近日鄱陽有警。景鎮可危。又暫留鮑軍。不遽赴省。胡宮保恐狗逆由黃州下犯安慶。沅弟之軍。又調鮑軍救援北岸。其祁門附近各嶺。廿三日又被賊破兩處。數月以來。實屬應接不暇。危險迭見。而洋鬼又縱橫出入於安慶湖口。湖北江西等處。并有欲來祁門之說。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家中凡弟子姪。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書以訓話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戒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作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此八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姪。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

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與余之八本總不失為上等人家余每次寫家信必諄諄囑咐蓋因軍事危急故預告一切也余身體平安營中雖欠餉四月而軍心不甚涣散或尚能支持亦未可知家中不必懸念

二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李弟謂縱使江夏或有疏失安慶圍師仍不可退與余前寄弟信相符蓋李軍連到賊縱有破鄂之勢斷無守鄂之力江夏縱失尚可旋得安慶一弛不可復圍故余力主不弛圍之說但近日狗逆由黃州折回猛撲集賢關兩弟當拚命堅守庶既有定識又有定力不徒託之空言耳撫建兩府解圍僥倖之至賊走宜黃崇仁或由豐城偏省垣或由樟樹趨瑞臨均不可不防然李秀成自入江境不特未破一府城并未破一縣城其機已鈍或不能為大害所慮者偽侍王鄱樂一股耳徵賊於廿三日攻休甯城一次凱章以靜鎮待之嶺賊廿五日圍攻厯口三營幸亦保全南岸風波尚未艾也弟勸余出江濱須事勢稍定乃可

二月二十九日

沅弟左右湖北轉危為安幸甚慰甚此間紀擇根嶺之賊朱雲巖等進剿獲勝殺賊三四百人追賊出嶺細閱南岸各路偽文及生擒賊口供大約三王兩主將分管各

處一曰偽忠王所管蘇州常州松江等處。現由廣信撫建內犯江西腹地。二曰偽侍王所管徽州嘉興廣德州金壇溧陽等處。現由樂平鄱陽內犯江西。三曰偽輔王所管甯國府。現尚蟄伏未出。四曰偽定南主將黃文金。所管蕪湖繁昌青陽等處。去冬由建德犯浮景被左鮑擊退。受傷未出。五曰偽右軍主將劉官方。所管池州及涇旌石太南陵等處。去年十一月十八入羊棧嶺。本年正月初六入大赤嶺。二月廿三入櫟根嶺。皆該逆之部下。此五大股者。每股賊黨多者十餘萬。少者亦八九萬。惟太平府不知何賊所管。江北僅四眼狗封偽王。其主將數人。則不盡知其姓名。亦不能辨其分管之地耳。弟可便中細查訪。弟欲余移住江濱。余久有此意。此時偽侍王大股十餘萬。麇集於樂平饒州。不特祁門之糧路接濟已斷。即景鎮亦無糧路。余與左公俱在危困之中。祁休等處軍心方欲動搖。余豈可出嶺獨處樂地。待武漢事定。須求北岸分兵一助南岸耳。

三月初四日

休寧城中

澄沅李弟左右。余於初二日自祁門起行至漁亭。初三日至休寧。初四日派各營進攻徽州。所有祁門漁亭之營。皆派七八成隊來此。老營空虛。聞景德鎮一軍潰散。左京堂亦被圍困。不知能守住營盤否。景鎮既失。祁黟休三縣之米糧接濟已斷。若能

打開徽州尚可通浙江米糧之路。若不能打開徽州則四面圍困軍心必渙殊恐難支。余近年在外勤謹和平。差免譽尤。惟軍事總無起色。自去冬至今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所欲常常告誡諸弟與子姪者。惟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及余之八本。三致祥而已。八字曰考實早掃書蔬魚猪也。三不信曰醫藥也。地仙也。僧巫也。八本曰讀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愛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三致祥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茲因軍事日危。旦夕不測。又與諸弟重言以申明之。家中無論老少男婦。總以習勤勞為第一義。謙謹為第二義。勞則不佚。謙則不傲。萬善皆從此生矣。此次家信專人送安慶後再送家中。因景鎮略梗故也。

三月十四日

季沅弟左右。此間十二日再攻徽州。過於持重。以八十餘象之實在隊伍。不能遵札直攻東門。列隊竟日。不一交鋒。是夜賊匪焚村劫營。我軍驚潰者八營。完全無恙者十。四營。此次傷亡雖不滿百人。而士氣日減。賊氛大長。目下不可言戰。但能勉強守。專盼左鮑二軍攻克景鎮。或兩弟攻克安慶。移師東建。庶有轉危為安之一日。自去冬以來。實無生人之趣。季弟勸我之言。外人亦有言之者。而不知局中度日之難也。



三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兩日未接弟信。不知北岸事勢如何。武穴於十二日失守。黃州之賊下竄。想成大吉。下巴河一軍。必已挫敗。否則賊不能遽至武穴也。此次希軍先不直剿黃州。而渡至省垣。後不連剿黃州。而急攻孝感。德安。似為失算。新添之營太多。臨大敵。未必可靠。唐桂生在徽。兩挫。亦因新勇太多之咎。弟處安慶一軍。亦嫌新勇太多。前後濠本可堅守無虞。特恐未敗而自潰。不可不防也。余在休寧。凱章守城。一切謹慎。之至。嶺外之賊。因黃文金大股調援北岸。劉古賴大股調數千人守金陵。賊氛不旺。祁門差可安堵。左季翁於初六。初十兩獲大勝。鮑公初十日由湖口起行。十二日至烏石嶺。十五六日當可至鮎魚山一帶。與左公漸漸通氣。左鮑相合。則余處又可轉危為安。弟可放心。弟處緊急。并不必管轉運事矣。

三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余於十九日未刻由休甯回至祁門。接弟十六夜信。不勝焦慮之至。弟處日內援賊將自梅宿而至。桐城廬江等賊。亦將大有舉動。乃以余前緘辦米之故。尚須分心辦南岸糧運事件。兄實不安之。至兄十一日信言。弟收三萬金。或酌量為我辦米數千石。其時未聞東征局三萬有改解南岸之說。更未聞賊由梅宿竄下安慶。

之說也。厥後接弟信，東征局餉，改解南岸，即思酌改為北二南一。茲聞上游之賊由梅宿竄懷，決計改為北二南一。其南一之數不必遽買多米，請先買千石，再少試運一次看何如。第一次不過運百石而已，口袋千個已嫌太多，難於買辦。弟乃欲辦八千個，則是誤會兄意。陸運千難萬難，豈有一次運至千石之理。凡忙亂之中，公牘私函俱欠細思。弟則但求竭力為之，亦未細思也。總之援賊若未至石牌集賢關一帶，則弟試為運米一次，以百石為率，或不運米而運火繩鉛子，亦可。援賊若至，則弟可全不管南岸。其經理之人，則東流以張小山為主，桃樹店以姚秋浦為主。弟切不可令盛南表弟到東建。盛南是弟處最得力之人，援賊若到安慶，盛南可為弟代一半之勞也。千萬千萬，兄已派人往東建囑盛南速歸矣。

三月二十一日

季沅弟左右。二十夜接弟十九早信，知援賊已到後濠之外。弟乃因南岸之事十分焦灼，余不能派兵援救弟處，反以余事分弟心思，損弟精神。此兄之大錯。弟當援賊圍偏後濠十分緊急之時，不顧自己之艱危，專謀阿兄之安全，殷殷至數千言。昔人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吾謂讀弟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余定於二十四日拔營起程，廿九日準至東流，即在

舟次居住以答兩弟之意。弟從此安心做事。不可矜念南岸也。聞盛南表弟於十八夜回營。此心略慰。十九夜之黑。廿早之霧。殊可為慮。過此兩日。守事當少有把握。樅陽壩成後。桐城之賊由練潭來。尚隔水否。此間各路平安之至。景德鎮之賊業已退淨。不知其全由婺源回徽乎。抑尚在樂平。與左鮑相持乎。然該鎮賊退。則祁門糧路業已通矣。兩弟千萬放心。兄移駐東流。祁黟休各軍仍留此間緊守不動。不能多帶兵勇。救援弟處。惟弟亮之亦實無強兵可帶也。

三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此間廿日早間大霧。詢之來勇。安慶無霧也。余不帶朱唐赴江濱。則拔行可速。雖不能派援安慶。尚無損於祁休。余帶朱唐出江濱。則拔行必遲。徒有損於祁休。仍不能派援安慶。以朱唐兵少。又經新挫也。余帶千人出江。以慰兩弟之心。嶺內各軍一概不動。以慰黟祁休三縣之民。迨景鎮克復。則派鮑軍北渡。以解安慶之困。左鮑雖無信到。而外間紛傳景鎮業已肅清。賊退婺源。想非謠言。凱章堅定之性。斷不肯遽舍休甯。弟信皆二日即到。何飛廉之多也。想見士皆用命。為之一喜。

三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余在休甯發一信。因皖南軍務棘手。信中預作不測之想。余旋自休

甯回祁門聞景德鎮克復左季翁軍三次大獲勝仗殺賊極多偽侍王賊潰鼠竄而去景德鎮之賊退淨所有鄱陽浮梁凡祁門之後路一律肅清余方欣欣有喜色以為可安枕而卧而聞四眼狗圍逼集賢關外九弟季弟又十分緊急不得已抽朱雲巖帶五百人赴安慶助守於濠內又調鮑春霆帶八千人赴安慶助攻於關外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不知沅季能堅守半月以待援兵否余身體平安皖南自去冬以來危險異常目下大有起色若安慶能轉危為安則事尚可為耳

三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接二緘欣悉安慶守軍平穩多公在練潭大獲勝仗殺賊近萬至欣至慰余前不敢求多軍援懷正為璋玕黃胡之躡其後今得此大捷可以援懷矣聞鮑軍至下隅坂即可北渡因瑞臨失守九江警急余飛函止鮑軍北渡請其在下隅坂歇息幾日懷急則北渡援懷潯急則西渡援潯可也左軍或進屯漢或守景鎮已兩緘請其自酌矣

三月三十日

沅弟左右建德行次得悉多公續勝之喜黃文金於正月兩次大敗丟棄軍械殆盡



此次頭仗又敗。應不能為厲矣。多公初一日至集賢之說。雖未必果能如約。如期要之。可來援懷也。分兵極難。若無得力統將。分之則兩損。鮑公素不肯分兵。余亦素不肯分兵。且屢囑鮑公不可分兵。又深知鮑部下僅宋國永一人。不可須臾離鮑。左右此外別無可當一路者。即決計不强之分兵。令其全軍援懷。九江有吳竹莊丁義方萬泰三人。省城有張運桂凱章之弟帶千人劉勝祥二人。本有可守之理。如不能守。只可聽之天命耳。余本日至建德。鮑公至下隅坂。擬令其消停一日。渡江以踐初八前至集黃之約。

四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接來書具悉一切。昨日雨小而風大。今日風小而雨大。鮑軍勇夫萬餘人。縱能渡江。想初二尚未渡畢。初三則斷不能渡。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守。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各路之赴援。以多鮑為正。援集賢之師。以成胡為後。路纏護之兵。以朱韋為助。守牆濠之軍。此人事也。其臨陣果否得手。能否不為狗酋所算。能否不令狗酋逃遁。此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弟於人力。頗能盡職。而每稱擒殺狗酋云云。則好代天作主張矣。至催鮑進兵。亦不

宜太急。鮑之隊伍由景鎮至下隅坂。僅行五日。冒雨過。征亦可謂極速矣。其鍋帳則至今尚未到齊。以泥太深。小車難動也。弟自撫州拔營至景鎮。曾經數日。遇雨。試一回。思能如鮑公此次之迅速乎。潤帥力勸鮑公進兵。不必太急。待狗首求戰。氣竭力疲。而後徐起應之。云云。與弟見正相反。余意不必催鮑急進。亦不必囑鮑緩戰。聽鮑公自行斟酌可也。多公調度遠勝於鮑。其馬隊亦數倍於鮑。待多擊退黃文金。後再與鮑軍會。剿集賢關。更有把握。至狗首雖凶悍。然屢敗於多。李鮑之手。未必此次忽較平日更狠。黃文金於洋塘小麥鋪兩敗。軍器丟棄已盡。多鮑之足以制陳黃二賊。理也。人力之可知者也。其臨陣果否得手。則數也。天事之不可知者也。來書謂狗部有馬賊二千五六百。似亦未確。係臨陣細數乎。抑係投誠賊供乎。聞賊探多假稱投誠者。弟宜慎之。

四月初八日

沅弟左右。凡看地勢察賊勢。只宜一人獨往。所帶極多。不得過五人。如賊來追。則趕緊馳回。賊見人少。亦不追也。若帶人滿百。賊來包鈔。戰則吃賊之虧。不戰而跑回。則長賊之燄。兩者俱不可。故近日名將看地勢者。相戒不帶隊伍也。又兩相隔在五里以外。不可約期打仗。凡約期以號礮為驗。以排槍為驗。以冲天火箭為驗者。其後

每每誤事。余所見帶隊百餘人。以看地勢。及約期打仗。二事致敗者屢矣。茲特告弟。記之。近唐桂生初五。徽州之敗。亦犯此二忌。弟如自度兵力。實能勝賊。則出濠一戰。亦無不可。切不宜與多鮑約期。或眼見多鮑酣戰之際。弟率大隊一助。則可。先與約。定則不可。多鮑來約。竟不應允。甘為弱兵。作壁上觀。可也。余此次派鮑來援安慶。先未約定。而忽至。則有益。希庵先約定回援。而不至。則有損也。楊鎮南之不足恃。余於其平日之說話。知之。渠說話最無條理。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擔斤兩者。其下必不服。故說文君字。后字。從口。言在上位者。出口號令。足以服衆也。

四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有數事。應商囑者。條列於後。

一。去年諸公議中空一段。又弟未多請礮船。此時皆不必悔。向使此二事。當日籌謀周密。而他處。或又有隙可乘。凡事後而悔己之隙。與事後而議人之隙。皆閱歷淺耳。

一。約期打仗。最易誤事。余所見甚多。即以近事證之。去年正月十九。余際昌約與多鮑同出隊。以三排槍為記號。是日春霆黎明。放三排槍。廠後因霧雨多。鮑未出隊。余軍大挫。今年正月十六。凱章與霆營約攻上溪口。同在漁亭出隊。廠後凱章到而霆營自中途折回。幾至誤事。二月初九。凱章與朱唐約攻上溪。以冲天火箭為記號。廠

後朱唐先到。彼此均未見火箭。三月初五。凱章與唐約攻徽州。以排槍為記。厥後唐冒雨先到而凱不至。遂至大挫。第十一日攻中空九壘。並無錯處。因多公約出隊牽制。而弟允之。卻是錯處。想以余前日之信。為不足據耳。

一攻城攻壘。總以敵人出來接仗。擊敗之後。乃可乘勢攻之。若敵人靜守不出。無隙可乘。則攻堅徒損精銳。菱湖賊壘不破。尚不要緊。若關外賊壘十分堅固。難破。卻須另行熟籌。

一用兵。人人料必勝者。中即伏敗機。人人料必挫者。中即伏生機。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此次多鮑成。朱援皖。人人皆操必勝之權。余慮其隱伏敗機。故前寄弟信。言不必代天主張。本日已刻小雨。午未大雨。未知有損於弟軍及多鮑否。如其有損。亦惟兢兢自守。盡人謀以聽天而已。

四月十三日

沅弟左右。戈什哈潘文質歸接第一緘。分條覆列於左。

一弟欲余至鹽河一行。余既出江濱。豈有不思與弟一見之理。惟歷年以來。凡圍攻最要緊之處。余親身到場。每至挫失。屢試屢驗。余偏不信。三月攻徽。又試往一行。果又驗矣。此次余決不至安慶。蓋職是故。



一此時不宜再作圍賊之計。只作野戰與自全兩計而已。多在挂車。鮑在關外。必與狗逆有一場惡戰。如能大捷。尚可克城。如僅小勝。或反小挫。則不特不能克城。且當思所以自全之策。弟軍欲求自全。須請鮑軍由江濱進紮。與弟營聯絡一氣。不為赤關嶺之賊壘所隔。趁狗逆在桐未歸之時。趕緊紮成。如圍棋然。兩塊相粘。連則活矣。或鮑紮原處而成鎮。七營進紮亦可。其擇地須請楊鮑成與弟同看。十三四必須看定。或請韋又堂來一看。亦可以渠熟於賊計也。至季弟東北自全之策。或以樅陽為後路。或仍以大橋為後路。弟與楊韋酌之。

四月十五日

沅季弟左右。接沅弟長信。志甚堅。氣甚壯。微嫌辦理太速。兵力太單耳。新移六營。紮於菱湖賊壘之後者。已守住十三夜十四日矣。惟地段太長。仍嫌兵單。務須請成武臣七營。赴菱湖幫助。同紮為妥。大凡初紮險地。與久經紮定者。迥乎不同。久經紮定者。濠已深。牆已堅。槍礮已排定。雖新勇亦可穩守。初紮險地者。雖老手亦無把握。久紮者。千人守之而有餘。初紮者。千人守之而不足。目下菱湖六壘。必須成武臣往紮半月。紮定之後。吾與沅弟另籌幾營。往該處換紮。又可抽出成軍為活着矣。

四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接來信並公牘措詞甚為得體。惟此事似非官相所能為力。渠未必肯向夷酋說。夷酋亦未必聽渠之話。若果來東流與余相會晤。余窺其意旨。倘可以理論。情感必力為開說。倘其暗助髮逆之志甚堅。亦可於言外得之。則奏明另籌大計耳。弟寄胡公信。欲成紮三安鋪與多合勢。且待端節後。鮑至南岸時。再說不遲。凡軍事做一節。說一節。若預說幾層。到後來往往不符。官相處。余即不咨矣。

四月二十日

澄弟左右。余自來東流。心緒略舒。安慶之賊。前紮九壘於中空之處。沅弟又紮六壘於賊之後。並九壘與城皆以大圍包之。鮑軍亦紮於赤岡嶺。圍賊四壘。皆有可破之理。所慮者。洋船過安慶城。停泊一天。通送油鹽接濟。我雖辛苦圍攻。賊仍供應不斷耳。四眼狗竄至桐城。恐日內又竄上游。蹂躪完善之區。瑞州一股。盤踞如故。建德又新來一股。距東流僅四十里。自去年蘇常失守。金陵師潰。目下賊數驟多。至數十倍。聞各處敗兵潰勇多半投賊。故凶悍亦倍於往年。天意茫茫。不知何日始有轉機也。余身體平安。徧身生瘡。竟日作癢。自三月下旬至今。幾於無日不雨。自十五後。無日不大風。江水漲添一丈二尺。有奇。重棉猶覺長寒。洋船上下長江。幾於無日無之。紀澤兒信。亦不為無見。紀鴻文筆大方。可為喜慰。

丹閣十叔大人閣下。去歲接奉手緘。久稽裁復。國藩淺材薄植。上承先世餘蔭。驟躋高位。並竊浮名。撫衷內省。久懷鶉濡不稱之愧。未示勗勉有加。而又引杜陵厚祿書斷之句以相諷諭。益增悚仄。惟近世所稱羨督撫之榮。不外宮室衣服安富尊榮等事。而姪則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所居僅營中茅屋三間。瓦屋一間。所服較往歲在京尤為減省。自去冬至三月。常有賊黨十餘萬。環繞於祁門之左右。前後幾無日不戰。無一路不梗。晝無甘食。宵有警夢。軍士尺餉。至五月六月之久。姪亦不忍獨處富饒。故年來不敢多寄銀錢回家。並不敢分潤宗族鄉黨者。非矯情也。一則目擊軍士窮窘異常。不忍彼苦而我獨甘。一則上念高曾以來屢代寒素。國藩雖忝食舊德。不欲饗受太過。為一己存惜福之心。為闔族留不盡之澤。此姪之微意。十叔如訪得營中家中有與此論不相符合之處。即請賜書詰責。姪當猛省德政。安慶一城。費盡氣力。本有克復之望。近因洋船暗通接濟。城賊又有生機。天意茫茫。未識大局何日轉旋。

四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目下可慮之端。第一洋船接濟。安慶永無克復之期。第二黃德瑞三府五六縣失守。餉源斷無可繼之理。欲求一良法救此兩端。反復思之。毫無善策。潤帥自

統舒成馬步剿南岸興冶崇通等處。弟欲撤休黟之兵。清江西腹地縱辦得極好。不  
過克江之瑞州。保鄂之南數縣耳。於兩大可慮之端。皆不能補救。而弟謂克復安慶  
即兆於此舉。殆亦未細思也。凡之不肯棄休祁黟三縣者。蓋凡為江督。又握江南欽  
篆。不能繞道以履蘇境久已為蘇所唾罵。奏明從皖南進兵入蘇。又奏參張筱浦接  
辦皖南軍務。不能保徽甯二府。又並此三縣而棄之。不又為皖南所唾罵乎。現不能  
克徽徽  
人甚頌張  
而怨我其次則危困之際。黟祁曾捐銀數萬。又其次撤三縣之兵。仍須以重兵防  
饒景。故凡昨信言調度極難耳。如使一轉移間。而滿盤皆活。有利無害。凡亦何憚而  
不樂從乎。今決計於端節後調鮑軍南渡。由潯赴瑞。能否得手。則聽之天而已。望弟  
修壘修濠。專為自守之計。如洋船之接濟可斷。安慶終有克復之日。倘洋船不能禁  
止。接濟則非吾輩所能為力。當奏明另籌耳。余意以鮑軍援剿瑞州武甯義甯。以  
成軍還希公。以謀黃州。或作北岸上游之活兵。希在北。鮑在南。上游有兩支活兵。局  
勢必振。胡帥之憂必少。舒病亦必少減。下游又嫌單薄。然江湖水漲。若此。弟軍專守  
前後濠。當不致有疏失。多軍或駐挂車。或改紮青草塢。縱不能大破援賊。而自守則  
綽綽有餘。太潛石牌三城。亦均易守。楊七麻尚在南岸。未北渡也。雲巖務於日內南  
渡。以安祁門之人心。至要至要。



五月一日

沅弟左右。韋志浚深明賊情。究竟現在之偽輔王名楊輔清者。即七麻子否。其與金陵洪首逆。尚是貌合神離否。少荃信言忠侍璋玕諸王。皆與狗逆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確否。現竄鄱陽之劉官方。與黃老虎孰強孰弱。四眼狗手下之人。以何人為最悍。四年羅大綱在湖口。身邊有洋鬼子三人。現忠逆侍逆身邊。皆有洋鬼子。係用錢雇無足重輕之鬼乎。抑實與夷中大員說明乎。一一詳詢見復。弟處保舉總以歸官。胡出奏為妥。牘干之不准。緘求之可也。凡弟中有多少不方便。弟認定為湖北委員。則事事順手矣。

五月初四日

季沅弟左右。接沅弟電論賊情一緘。季弟報喜一緘。此次殺三壘真正悍賊千餘人。使狗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獲一大捷。尚不能殺許多真賊。真可喜也。沅弟所錄十分得其六七。咸豐六七年間。諸楊有老國宗七國宗八國宗九公子之稱。當時皆以輔清為老國宗。且言老國宗係真東王之宗支。七八皆係賜姓。今來緘以輔清為七麻子。與早年所聞不合。不知韋志浚知別有所謂老國宗否也。又韋部黃文金胡鼎文古隆賢賴文四人。賴忘其名下一字。與現踞黃州之賴文光係親兄弟否。亦可

一詢鮑公攻劉瑒林壘不下。勸之不必性急。余決計不調開渠軍。即令在集賢關紮久。且調漁亭二營歸之。又調韋部全歸之。以厚其力。若決長濠以圍瑒林先生之營。

敬其人故稱先生

斷無不破之理。但須嚴密巡邏。無令瑒翁一人脫逃耳。

愛其人故稱翁

五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劉瑒林之被擒。余接楊厚庵信始知之。聞已支解將頭函送菱湖以示衆。賊今而後喜可知也。今早辦文調鮑軍由潯援瑞。陳舫仙初至東流。東征局帶解弟處之二萬兩二萬串。余欲撥六千金發舫仙新營一月口糧。蓋新營無餉。諸事不便。不比老營尚可支持。或俟江西餉到撥還。或抵償華陽鎮借款。皆可。弟借提華陽釐局萬串。凡已代償四千金矣。韋部二營厚庵已調赴池州。否若未去。弟儘可遣去。安慶守濠殊非易易也。潤帥於安慶守事。聞將錄弟稟入告。弟稟毫無鋪張。在近日為僅見之事。然言名則保舉。同言利則口糧同。又何必鋪張哉。

五月初九日

沅弟左右。鮑軍准用民夫。即日當通行各縣。黔縣於初五日克復。左軍聞亦至景鎮。或者天從人願。三縣竟可不棄乎。水大異常。於賊則處處不利。然江西兩湖農不能收。種官不能安居。商不能貿易。口糧更從何處取出。真大憂也。弟論兵貴精不貴多。

一段實有至理。然弟處守外濠，內濠約計七十餘里，萬餘人尚嫌其少。如賊猛撲外內兩濠，地段太長，余深以為慮。比之左公樂平野戰，迥乎不同。弟切不可存此心，謂人已太多，力已有餘也。若存此心，必致誤事。計外內并守，僅敷一班站防，并不能兩班輪替。若賊來輪換，猛撲而守者晝夜不換，豈不可危？弟從此著想，並須將外濠加挖至囑至囑，添募本不易易。余令鮑朱唐添募，係採弟與希庵及諸公之言。實則三公均不宜將多也。

五月十三日

沅弟左右。余於今早卯刻開船，已刻至華陽鎮對岸之香口。目下各處主意紛紛無定。余將余之深知而自決者告弟知之，謹記之。其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亦告弟知之。聽弟酌之。多軍宜全紮桐懷，專擊援賊。弟軍宜專主圍懷。此凡之所深知而自決者也。鮑軍或穩駐集賢，或援瑞州，或打宿松，或剿蘄黃，或打南岸，俱未十分妥善。此凡之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也。自孔壟至二套口隆坪一帶，一片皆水。往年湖寬八九十里，今年必百餘里。鮑軍若由黃梅行走，不特不能至二套口，以過南岸，並不能由廣濟以達二蘄。此凡之深知而自決者也。鮑若從興國下手，共須渡水幾次，而後可至興境，成胡赴南岸，共須渡水幾次。此凡之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也。現約潤帥與春霆

同來香口一會。俟會後再飛緘告弟可耳。

再弟論兵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晰。微茫如鮑軍。或打南岸。或留北岸。此大處也。往返動須兩月。調度不可錯誤。北岸或紮集賢關。或攻宿松。南岸或援江之瑞義。或援鄂之興冶。此小處也。往返不過十日。臨時尚可更改。近日接弟兩次長信。皆言鮑軍不可不救。江西以保餉地。而此次十二夜信。又言宿松上至德安。乃有官軍。中間無人過問。云云。意似留鮑公在北岸者。且信中力陳鮑公宜謀宿松矣。而又言鄂南已失十縣。重於瑞義等州。宜合力圖之。云云。意又似令鮑打南岸鄂境者。究竟弟之確見。欲鮑在北岸乎。在南岸乎。望以一言決之。不必紛紛多說道理。使我無所適從也。

五月二十五日

沅弟左右。南坡解來之銀米。擬以萬兩濟左軍之急。左公目下窮困異常。梅村紮營建德。錢米俱斷。左公自景德鎮以千三百金濟之。頃又斷矣。東流糧臺亦無分文。或以八千解左。二千留臺。其餘銀二萬。弟與厚庵均分可也。米六千石。則以三千濟厚庵。二千交弟處。一千留東流。江西兩湖三省水災已成。縱能克安慶。下半年事勢亦必決裂。皖南道擬以姚秋浦署理。吏事較凱章略熟。又與張朱唐三人相得耳。



五月三十日

沅弟左右。水師破賊數壘甚慰。甚慰。此時賊勢衰弱。再挫其氣。則將來城破逃出。亦無心打仗。木牌二百餘架。大江斷難多逃。以牌之為物甚笨。只要三板走近打幾箇。大火蛋。則牌上之賊必撲水自盡。火球中多置松脂。則火燃略久。拋入牌上。自然驚心動魄。上游賊勢雖熾。只要安慶克復。必可掣之回顧。下游特大水已成。彗星又出。未知天意究竟何如耳。

六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刳數之大。良可歎愕。然使堯舜周孔生今之世。亦不能謂此賊不應痛剿。援賊至呂亭驛。日內想已開仗。弟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並預作一桐軍小挫之想。亮當足以禦之。再狗酋此次援皖。利在速戰。方今盛暑酷熱。若出隊站立烈日之中。歷二三個時辰之久。任是鐵漢亦將渴乏勞疲。若挂車河官軍作堅守之計。任賊誘戰搦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曬過數日之後。相機打之。亦一法也。多禮帥謀略最優。不知肯為此堅忍之著否。弟試與商之。

六月十二日

沅弟季弟左右。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人為悔。此賊之多擄多殺。流

毒南紀。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雖使周孔生今。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幅中歸農。弟果能遂此志。兄亦頗以為慰。特世變日新。吾輩之出。幾若不克自主。冥冥中似有維持之者。賴賊赴下遊買米。日內有信來安慶否。弟可與黃昌岐細細說明。大約不外平日結以厚情。臨時啗以厚利。以期成安慶一簣之功耳。

六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舅母棄世。紀澤往弔。後弟亦往弔唁。於此等處。吾兄弟中有親往者為妙。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並無厚禮厚物。而意甚慇懃。親去之時甚多。我兄弟宜取以為法。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多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必有裨益。

六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余在香口。與胡帥鮑鎮三人會商。本令霆軍由太湖陸路至張家塆。以上蘄水。厥後改計攻宿松。又改計坐船。暨初六日拔營登舟。初八日長行。皆春霆所自定。余不得與聞也。惟鮑將登舟時。接胡帥信。令其回援懷桐。渠有稟來請示。余因其時。新坡菱湖十八壘。懷桐兩軍。足以自立。批令霆軍仍上援鄂江。至十一日聞建昌。

之失。乃檄令專援江西。目下江西省城震動。余斷不能再失信調鮑。回顧下游。如天之福。懷桐兩軍站得住。大局終可無礙。若有意外之疏失。亦自有天心主之。鮑公本係南岸之軍。還之南岸。余無愧悔耳。

六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漢口漢陽。只要布置略早。水師足資防禦。逸亭之能否內剿城賊。外抵狗輔。則未可知。然南岸尚有成蔣八千人。置之空虛之地。萬一金劉小有疏虞。上游亦不至決裂。江西建昌之賊。與興國義寧等股會合。蔓延太廣。閩汀股匪。散布撫建廣三府境內。並圍玉山縣城。無人去剿。餉源竭矣。多公亟寄還。渠每主先出隊尋賊。余每主待賊來撲我。所見不同。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最審也。

六月二十九日

沅弟左右。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愜。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將生平履歷某年中舉中進士。某年升官降官。某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書名。與列祖褒贊其學問品行之語。一一臚列。不作影響約略之詞。乃合定例。望溪兩次獲罪。一為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獄。一為其族人方某。呈名逆案。將方氏通族編入旗籍。雍正間始准赦宥。免隸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今欲請從祀孔廟。須

將兩案歷奉 諭旨。一一查出。尤須將國史本傳查出。恐有 嚴旨礙服者。易于駁詰。從前入祀兩廡之案。數十年而不一見。近年層見迭出。幾於無歲無之。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陸秀夫從祀之案。聲明以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茲甫及一年。若遽違新例而入奏。必駁無疑。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望溪經學。勇於自信。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最後皇清經解中。並未收其一冊一句。姬傳先生雖推崇方氏。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為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餘年。亦別有宗尚矣。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文恭公。若奏請從祀。須自三公始。李厚菴與望溪。不得不置之後圖。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

七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軍事。四眼狗糾同五偽王。救援安慶。其打先鋒者。已至集賢關。九弟屢信皆言堅守。後濠可保無虞。但能堅持十日半月之久。城中糧米。必難再支。可期克復矣。徽州六屬俱平安。欠餉多者七個月。少者四五月不等。幸軍心尚未渙散。江西省城戒嚴。附近二三十里。處處皆賊。余派鮑軍往救。湖北之南岸。已無一賊。北岸德安。隨州等處。有金劉與成大吉三軍。必可日有起色。余癩疾未痊。日來天



氣亢燥。甚以為苦。幸公事勉強能了。近日無積閣之弊。總督關防。鹽政印信。於初四日到營。余即於初六日開用。家中雇長沙園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諸子姪無傲氣否。傲為凶德。情為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情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望弟留心儆戒。如聞我有傲情之處。亦寫信來規勸。

七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程學啓攻破北門外石壘二座。多軍亦獲大捷。程學啓屢立大功。花翎遊擊。儘可儘可。惟城之能克與否。仍看援賊到時。官兵守後濠之能穩與否。山虧於一簣。病忽於新愈。不可不慎。江西省城外對河之賊。已退至萬壽宮瑞州一帶。章門安穩。是余大落心之事。以後調鮑軍回援集賢關。或緩或急。皆可。但水陸程途近半月。仍須弟軍能如三月杪之堅守乃妙耳。

七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當此酷暑。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穩。多

公亦宜用靜字法。此賊萬無持久之道。弟不必慮多軍之久困也。或出隊或不出隊

練潭由多公作主余所謂靜者不焦急耳昔曹操八十萬人。自荊州東下。吳以五萬人禦之。而周瑜策其

必敗者。一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劉表水師新附。不樂為用。三料暑熱久疲。其後亦

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聞德安克復。雪琴專函來報。又言成蔣軍病人太多。不能全進。又聞鮑軍病者極多。以此而推。狗輔之部。病必更多。故料其不能持久。

七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援賊十六日入關。未攻我後濠而去。十七日又入關。因雨而去。如連三日不能逞其凶。敵則賊氣沮而我軍穩矣。望弟慎靜待之。接鮑公信。奉新瑞州之賊皆已逃遁。將由臨江樟樹渡東岸以趨撫建云云。余玉囑其在臨江少停數日。如安慶之賊十分猖獗。則調鮑回援安慶。如安慶儘可支持。則令鮑追忠逆一股。直至河口。再作計較。總之德安克則金成。可以下援。瑞州復則霆軍可以回援。懷桐兩處斷不患無援兵。只要弟與多公穩守一月耳。

七月二十四日

季弟左右。舫仙兩營。明日即令帶六成隊。徑赴鹽河登岸。作為北西游擊之師。聞鮑備布袋草把。此二者皆余閱歷之事。余攻九江。辦布袋萬個。為填濠之用。令每人裝土於袋。負之丟於濠中。乃十二月朔日進攻。每袋僅一寸厚。千餘袋尚不能填得。一文寬。而千餘人斷不能站在一處。每處數十人。竟未能填一尺厚。是日傷人最多。此布袋之難用也。攻瑞州時。劉峙衡以稻草填濠。已填一文寬。過濠十餘人。兵賊以火

蛋拋出稻草悉燃燒死數十人第二次峙衡用濕稻草賊以槍礮擊之官兵亦不如前次之踴躍遂不能過濠瑞州濠深不盈丈尚且如此此稻草之難也望弟告諸勇知之

八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郭弁到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復安慶是時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欽天監於五月具奏以為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時應驗國家中興庶有冀乎此間銀不滿六千欲湊萬金犒賞將士弟處可設法辦得四千金否

八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初一日卯刻安慶克復城賊誅戮殆盡并無一名漏網差快人心江西之賊逼近省城鮑春霆於廿四日在豐城河西大獲勝仗贛水以西一律肅清余令鮑軍跟追至河口或尚易了湖北之賊安慶克復或示不久戀目下所慮者胡中丞病勢沉重關係極大余身體平安惟瘡癬未愈心緒多煩悶耳

九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頃接信胡宮保已於八月廿六亥時去世可痛之至從此共事之人無極合心者矣奉旨希庵暫署湖北巡撫係因潤帥請開缺摺內舉以自代也打泥汊時

賊牆若傍水濱。我陸師不可近牆。登岸須在上游二十里。或下游二十里。登岸庶進退稍寬。不至節太短。勢太促也。

九月初六日

沅弟之字。骨秀得之於天。手穩本之於習。所欠者勢與味耳。此二信寫瘦硬一路。將來必得險峭之勢。嘗見舊拓顏家廟碑。圭角峭厲。轉折分明。絕類歐書。不似近日通行本之癡肥也。

九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黃公信已加封寄去。冠北之札亦發。鶴汀早年在京極熟。容少緩再調。約旨卑思四字。實近來方寸隱微之弊。亦閱歷太久。見得天下事。由命不由人也。

九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米糧子藥未齊。宜緩進兵。極是極是。廬江為我必爭之地。以其與懷桐相犄角也。咸豐八年二月。鄭秦兩軍門以二萬人敗於桐。賊係從廬江來。十月李迪庵以六千人敗於三河。賊亦從廬江來。余因此二役。知廬江為得勢之地。少荃兄弟與江北人皆言廬江之要緊。故余屢催進兵。今陳劉二幫既到廬江。既為我有。千安萬妥。余已放心矣。此後不特進無為州可緩。即進盛家橋亦可緩。蓋無為州不過米多。

地廣非扼要之區也。盛家橋不過吾思得之，以為造船之埠頭，以為肅清巢湖之根本。非我不往駐，而賊即先佔也。廬江得後，弟專意布置守城之法，將廬江與懷桐三城看得并重。賊來攻廬江，則與多公預訂來援之師，不特弟進無為不必急，即多進廬州亦不必急。恐多去則桐城兵薄，廬江別無援師也。今日即飭李劉解米糧子藥至羅昌河，以後必能源源接濟，弟可放心。出看泥汊亦不必汲汲，總以熟籌廬江守法為要。

余前擬於盛家橋造船為肅清巢湖之計。今弟信云泥汊口可通白湖，白湖可通巢湖，是泥汊一破，水師可直入巢湖，不必另造船矣。果其如此，豈不大妙。但須查明白湖可通巢湖否。果其可通，亦恐灣曲太多，河道太窄，湖底易於膠淺，陸師難於照應。四者查確，乃可駛入。總之廬江既得，以後事事好辦，但宜穩不宜忙耳。泥汊之賊，梁不得固，不可進兵。即幸而攻破泥汊，亦須待糧米足後，舡仙乃可進也。

九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九弟初二日自安慶進兵，初九日至廬江。日內將出大江，會合水師打泥汊也。四眼狗初七日已到三河，即溫弟殉節之處。此次余與九弟定堅守廬江，決不輕進。胡潤帥繼先皇而逝於大局關係至重，聞官帥奏請以希庵實授鄂撫，並力保。



雪琴為皖撫想 朝廷亦必俯從所請其辦事合手可喜其黨類太盛為衆所指目亦殊可懼浙事危險之至屢求救援此間力不能及現擬以多軍進攻廬州以鮑軍進攻甯國去浙甚近或亦可少分浙之賊勢也

沅弟左右調巡湖營由劉家渡拖入白湖之札今日辦好即派人送去吾所慮者水師不能由大江入白湖白湖不能通巢湖耳今僅拖七八丈寬堤即入白湖斯大幸矣若白湖能通巢湖則更幸矣余昨日作輓潤帥一聯云逋寇在吳中是先帝與蓋臣臨終憾事薦賢滿天下願後人補我公未竟勲名

九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昨日接李希庵信鈔八月廿五日諭旨一道茲鈔寄弟閱一門之內凡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驚喜之餘彌深悚懼余當具一摺自行謝恩又具一摺為沅季兩弟謝恩又具一摺為溫甫弟謝恩弟當具一摺自行謝恩四摺共派一摺差於九月二十八日進京如此大雨不似進兵氣象望弟回至廬江認真布置一番只要廬江桐舒守得堅固不患無為廬郡無得手之日目下不必進兵至囑至囑

九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守任廬江。吾已歡天喜地。不料竟克無為。從此可以圖裕溪口。可以打運漕鎮。可以謀西梁山。可以肅清巢湖。皆以無為為根本。何幸如之。吾於七月及中秋前。深冀得安慶後。并廬無二城而得之。以廬作上游藩籬。以無作富強基趾。至中秋後。已不敢作此僥倖之想。今竟如願相償。從此水陸皆宜休息。不可再言進取一步。專講防守江面。另造小舢板。放入巢湖之內。明歲春水漲時。湖船從黃落河打出。江船從裕溪口打入。必可得手。

九月二十五日

沅弟左右。多公信來。日內嘔血甚多。此人勞苦太過。病恐難於速愈。又安慶克城。人優獎。惟多公尚嫌其薄。弟當以信函慰之。或能親往看視亦好。李王二鎮水師。究竟堅勁可恃否。望弟細察。運漕可乘機取。巢縣亦未始不可乘機攻取。吾意取之易而守之難。目下且專守廬江。無為二處稍息兵勇之力。亦稍抑其矜情躁氣。待水師肅清巢湖後。運漕巢縣皆囊中物耳。吾於水師實不放心也。

九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接李濟清等稟。知水師即日進攻巢縣。余甚不放心。蓋水師向本驕傲。又得數次小勝。則全是矜情躁氣。偶然小挫。則怯態畢露。運漕一帶。港汊紛歧。一有不

慎則草木皆兵。弟欲調度水師。無但取其長而忘其短。總以看明支河小汊為第一義。陸師亦宜守住廬江。無為不宜再進。特此再囑。

十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九弟克復無為州。克復運漕鎮。一路布置妥當。於十月初一日回安慶省城。江北之賊。現僅占廬州巢縣二城。江南之賊。各立門戶。不肯幫助北岸。計江北肅清尚不甚難。惟恐其勾結捻匪。勾結苗逆。又致蔓延為患耳。自新主繼序以來。八九兩月。英夷退出廣東省城。楚軍克復安慶省城。又江西湖北兩省肅清。氣象頗好。聞大行皇帝梓宮。於九月廿三日奉移進京。新主於十月初九日登極。從此否去泰來。寰宇又安。則中外臣民之福也。

十一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得趙玉班寄季弟信。知沅弟於十月廿八日自長沙還家。竟可趕上初三祭期。至慰至慰。此間軍事平安。三河之賊。無故自退。或與廬州賊目不和。或別有詭謀。均未可知。余令振字開字兩營。移守三河偽城。而派竹莊之千三百人接守廬江。均札歸多都統。就近調度。竹莊自安慶開差。可至廬邑。不知振開兩營。果能守三河要隘。否如守得堅定。則廬郡巢縣亦或易於得手。浙江自紹興失守後。別無確信。聞甯

波繼陷。杭城被圍。可危之至。余奏請左宗棠由廣信衢州援浙。又調鮑春霆進攻甯國。甯國距杭僅三百里。亦可掣浙賊之勢。堅杭人之心。第目下均尚未拔行。不知趕得及否。江蘇上海來此請兵之錢調甫。即前任湘撫錢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約不得大兵同行。即不還鄉。可感可敬。余前許令沅弟帶八千人往救。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滬。實屬萬不得已之舉。務望沅弟於年內將新兵六千招齊。正月交盛南帶來。沅則扁舟先來。共商大計。吾家一門受國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為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得釐捐六十萬金。實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當可得也。陳舫仙丁內艱。家無兄弟。本應給假回籍治喪。吾因運漕喫緊之地。批令待沅弟來。再行給假。茲將原批暨信鈔閱。望沅弟正月到皖。則余不甚失信。至要至要。

十二月二十四日

澄沅弟左右。三河復後。余派振開兩營往守。吳竹莊團防營。替守廬江。開營全赴三河。另紮。將吳羅程歸多都護調度。運漕等處。日內如故。以理揆之。環集湖四面。廬郡及舒廬無巢五城。運漕東關三河三隘。八者官兵已占其六。想賊并此二者。亦不能久守矣。惟浙江危急。上海亦有肩齒之憂。務望沅弟迅速招勇來皖。替出現防之兵。帶

赴江蘇下游與少荃昌岐同去亦八千陸兵五千水師必能保 朝廷膏腴之區慰  
吳民水火之望也京師十月以來新政大有更張 皇太后垂簾聽政中外悚肅余  
連接 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浙事想已無及  
但求沅弟與少荃二人能為我保全上海人民如海財貨如山所裨多矣廬巢一克  
余與弟中無梗隔事局尚可為也

十二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日來未接家信不知走信之夫從何處耽擱浙江省城竟於十一月廿八  
日失守兵民六十萬人食盡而破大約半死於饑半死於兵存者無幾吾奉 命兼  
轄浙江不能解此浩劫愧憤何極浙撫想必 簡左帥吾當奏請 簡蔣蔭泉為浙  
江藩臬或令帶五六千人即可獨當一路上海一縣人民千萬財貨則萬萬合東南  
數省不足比其富庶必須設法保全擬令少荃帶水陸各五千人前往程學啟之千  
人擬即撥交少荃帶去余之親兵營亦令隨去沅弟開年務須星速前來能於二月  
十五以前趕到少荃尚未啓行諸事面商更好其程學啟處望弟寫信諄囑令其聽  
少荃之節制調度吾家受 國厚恩吾為江督將近二載尚無一兵一將達於蘇境  
上愧對 朝廷下愧對吳民此次若不能保上海則并獲罪於天地矣總望沅弟多



方設法助我保守上海為恢復三吳之張本千萬千萬

同治元年壬戌正月初四日

澄沅弟左右。日來未接家信。頗為懸念。沅弟腹泄。何以至今不愈。若云脾虛發瀉。則八九月在此。辦事宏毅周到。斷非元氣虧損之象。即到家後。寄來各信。字蹟精光。圓湛亦殊。非積弱者所能為。弟平日服藥太多。余心以為非。此次久瀉。不知所服者係屬何方。恐一味偏補。而於所以致瀉之原。未能清其根。萬麓軒病瘧五年。多服補劑。現在嬌養太慣。動輒生疾。亦由當日致瘧之原。未清其根也。望弟少服藥餌。迅速來營。忘身報國。凡外間謗言。無因而至者。余必能解之。凡險遠之處。弟不願往者。余亦不强之。但望弟早早來營。一則受恩太重。不宜久住家中。一則舫仙思歸甚切。前敵今春必有戰事。余甚不放心也。徽州危急。廿六日獲一大勝。已將巖寺街打開。糧運既通。當無他慮。

正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接弟臘月專丁一緘。具悉一切。弟於十九日敬辦星岡公撥向事件。起行來營。月杪或可趕到。少荃准於二月杪赴鎮江。弟能早十日趕到。則諸事皆安。除程學啓外。少荃欲再向弟處分撥千人。余亦欲許之。不知弟有何營可撥。渠赴鎮江即日

將有悍賊尋戰新勇太多實不放心弟進攻巢縣含和一帶不妨稍遲待新軍訓練已成再行進兵可也用人太濫用財太侈是余所切戒阿弟之大端李黃金本屬擬不於倫黃君心地寬厚好處甚多而此二者弟亦當愛而知其惡也在安慶未虐使軍士未得罪百姓此二語凡可信之拚命報國側身修行此二語弟亦當記之余近日平安幼丹撫江李高撫浙布庵撫皖應不至大掣肘

正月十八日

沅弟左右十七日欽奉諭旨凡拜協辦大學士之命弟拜浙江按察使之命一門之內迭被殊恩無功無能忝竊至此慙悚何極惟當同心努力仍就拚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上切實做去前奉旨賞頭品頂戴尚未謝恩此次一併具摺叩謝到省後或將新營交杏南等帶來而弟坐輕舟先行兼程赴營籌商一切俾少荃得以連趕上海至要至要少荃現有四千五百人望弟再撥一二營與之便可獨當一路渠所部淮揚水師余囑其留兩營在上游歸弟調遣弟將來若另造礮船自增水師此二營仍退還黃李弟自有水師兩營其餘太處仍請楊彭協同防剿庶幾可分可合不傷和氣

二月初二日

李弟左右。所有招降立營事宜。業經於稟內一一批明。尚有函中應復各事。條列如左。

一、蕪繁南魯四處在掌握之說。尚難盡信。韋志浚初降之時。亦言包打蕪湖。不特降好說大話。即投効之將官。亦多好說硬說。余實厭聽久矣。弟初放手辦事之始。余不過其興致。即蕪湖不克。余亦不怪也。惟言訓練為有用之兵。則余未敢深信。一、滕代馨係李營老幫辦。委之署理繁昌縣。則可。委之辦捐務。則不可。蓋余自八年再出。並未委員勸捐。以其費神多而獲錢少也。

二月二十一日

李弟左右。接家書知李弟婦於二月初七日仙逝。何以一病不起。想係外感之證。弟向來襟懷不暢。適聞此傷耗。亮必哀傷。不能自遣。惟弟體亦不十分強旺。尚當達觀節哀。保重身體。應否回籍一行。待沅弟至三山夾與弟熟商。再行定奪。長江數百里。內蘆卡太多。若大通再抽船蘆。恐商賈裹足。有礙大局。擬不批准。荻江蘆局。分成為數無多。擬批令改於華陽鎮。分成為數較多。弟之所得較厚。又與外江水師無交涉。爭利之嫌。更為妥善。諸囑保重。至要至要。

三月初三日

季弟左右覆奏朱侍御一疏定於五日內拜發請 欽派大員專抽廣東全省釐金  
余奏派委員隨同籌辦專濟蘇浙皖鄂四省之餉大約所得每月在二十萬上下勝  
於江西釐也此外實無可生發計今年春夏必極窮窘秋冬當漸優裕馬隊營制余  
往年所定今閱之覺太寬而近於濫如公夫長夫之類是也然業已久行且姑仍之  
弟新立營頭即照此辦理將來裁減當與華字順字等營並裁另行新章也上海派  
輪船來接少荃一軍花銀至十八萬兩之多可駭而亦可憐不能不令少荃全軍舟  
行以順輿情三月之內陸續拔行其黃昌岐水軍則俟三四月之交遇大順風直衝  
下去弟到運漕可告昌岐來此一晤也

三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少荃一軍上海官紳派火輪船來接船價至十八萬兩之多可駭而亦可  
憐決計由水路下去新軍遠涉孤立無助殊為危慮祁門附近六十里之歷口聞為  
賊所犯恐其直竄景德鎮梗塞糧路此二者皆近日星心之事餘尚平安口糧極缺  
則到處皆然兵勇尚有米可食皖南百姓則皆人食人肉矣自三月初一起設粥廠  
七處以救饑民大約每廠可活三千人不無小補余身體尚健惟公事積壓多件不  
克按日清釐深以為愧

三月初八日

沅弟左右。火藥即日咨請湖北協解五萬。不知見許否。凡與人文際當求其誠信之素乎。求其協助。當亮其力量所能為。弟每求人。好開大口。尚不脫官場陋習。余本不敢開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但略亮我之誠實耳。四十萬鐵。究竟有着落否。此時子彈亦極少也。韓正國。程學啓。初七日開行。少荃初八早開行。輪船不過三四日。可抵上海。余令開字營號補皖勇。改淮勇。程云必待沅帥緘諭。乃敢改換。亦足見其不肯本矣。廣東全省抽釐。專供江浙軍餉。一摺本日拜發。大約秋冬以後。每月可添銀二十萬兩。春夏則苦不堪言耳。

三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接陳東友蔡歷祿周惠堂稟。知雍家鎮於十九日克復。惜日內雨大。難以進兵。若跟蹤繼進。則裕溪口亦可得手矣。小泉赴粵。取其不開罪於人。內端方而外。圖融今聞幼丹有出省赴廣信之行。小泉萬不可赴粵矣。丁雨生筆下條暢。少荃求之幕府相助。聞雨生不甚願去。恐亦不能至弟處。礙難對少荃也。南坡才大之處。人皆樂為之用。惟年歲太大。粵湘交涉事多。亦須留南翁在湘。通一切消息。擬派鶴汀前往。鶴與勞公素相得。待大江通行後。請蘭翁來此。商辦鹽務。或更妥洽。又接弟信。



知巢縣合山於一日之內克復欣慰之至。未可以多解子樂各解三萬。惟辦事之手實不可多得。容覓得好手請赴弟處。受山不樂在希帥處。即日當赴左帥大營。亦不便挽留也。

三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和城已克。大約裕溪口西梁山兩處俱難站脚。若得廬郡連下。則江北可一律肅清矣。雪琴已派水師三營進清巢湖。若弟能派四千人助圍廬郡東路。多公更易得手。但須與守巢縣之兵聲氣聯絡。萬一有大股援賊上犯。我之局勢本緊。方能立於不敗之地。至弟欲親率五千人南渡。助攻蕪魯。則斷不可用兵。以審勢為第一要義。以弟軍目下論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斷金陵蕪湖兩賊之氣。下窺秣陵。關是為得勢。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師與分攻魯港之兵。隔氣是為失勢。余已調鮑公全軍與李弟會攻蕪魯。弟軍破西梁山。後將巢和西梁山三處派兵守定。即作為弟軍後路根本。然後親率七八千人由采石渡江。聞太平府城已拆。該逆毫無守禦。應易收復。弟駐軍太平一帶。與隔江和州西梁之兵陰相犄角。水師自裕溪口起。至烏江上。聯絡屯紮兩岸。亦易通氣。如此布置。則弟軍上可夾攻東梁蕪湖。下可規取金陵。似為得勢。余意如此。弟再細詢熟於地形者。或親赴南岸一

春乃可定局其渡江之早遲亦由弟自行酌度或待廬州克復或廬未克而先渡弟與多公函商行之至進兵金陵之早遲亦由弟自行審察機勢機已靈活勢已酣足早進可也否則不如遲進與其頓兵城下由他處有變而退兵不如在四外盤旋作勢為一擊必中之計凡不遙制也

三月二十九日

沅浦九弟左右西梁山玉溪口等處一律肅清欣慰無已調度大局廿七日已寫一信屬弟斟酌並將信中語辦一公牘付去其南渡之遲早是第一要緊機宜弟須熟審誠思不可造次大約下而偽對王等在江浦天六上而偽英王在廬州均可擾弟軍之後路多公之力足以制狗酋而有餘只要探得江浦揚州天六等城未破弟軍儘可南渡必無後患此等大局余亦不敢自是然大致尚不差也鮑軍本擬進剿蕪湖因湖州圍困可欽可憫無論趕救得上與否不能不派人去救打蕪湖是急謀金陵勢也援湖州是保救忠臣義也謂趙景賢北岸糧臺即札李少山移駐無為州巢含俱已委人和州尚未委員玉溪口巢縣柘皋三處釐卡亦尚無人可辦平日不儲才臨事難於派員待三日內外必將此四人派定再告耳

曾文正公家書卷七終

曾文正公家書卷八

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

季弟左右接專丁三月信。具悉一切所應復者。條列如左。

一新四營之槍礮帳棚。僅領一半。當時因弟函言降人軍械尚多。故未全發也。今既無械可用。自當由凡處補發數日之內。必湊齊兩營之槍礮帳棚發去。

一剿撫兼施之法。須在軍威大振之後。目下各路俱獲大捷。賊心極渙。本可廣為招撫。第撫以收其頭目。散其黨衆為上。收其頭目。准其略帶黨衆數百人為次。收其頭目。准其帶所部二三千如韋軍者為又次。若准其仍帶全部。并盤踞一方。則為下矣。今之季兆壽踞滁全者是也。弟可於此四等中酌度辦理。

四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接緘。具悉應復之事。條列如左。

一口馬到日當為弟選留數十匹。併欠各營之馬尚多。不知勻得出否。今哨勇各私其馬。即水師令哨官各私其船也。法同意同而效不同。亦視乎統領營官為何人耳。

一季世忠之緘。凡付之不答。此人最難處置。其部下人詭計霸道。頗善戰守。弟現與

之偏處常相交涉宜十分以禮讓自處若不得已而動干戈則當謀定後戰不可輕視

一嚴公長短余所深知媚嫉傾軋從古以來共事者皆所不免吾輩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耳

一由采石太平一帶南渡本是妙著亦是險著妙處有四使金陵蕪湖兩賊隔絕不通一也陸師紮於南岸水師直入內河可進黃池灣沚可由青弋江以達涇縣可由東路水陽江以達甯國凡鮑軍之在涇在甯者皆可由水路運糧二也陸軍紮采石東梁山等處水師紮黃池灣沚等處則蕪湖之賊四面被圍三也青弋水陽二江可通石臼等湖可通甯廣各屬并可由東壩以通蘇州四也險處有二初渡采石營壘未定恐大股來撲一也北岸無大枝活兵恐四眼狗竄出亂擾無廬巢舍又恐九洲之賊上犯二也有此四妙二險故南渡之遲速難決速或四月遲或七月由弟與多帥商定辦理季弟之軍余囑其堅守不進并聞

四月初五日

季弟左右兩次捷報欣喜南陵克復從此官軍占地愈廣進兵蕪湖當易為力惟蕪賊甚悍弟兵太薄以新集之卒值極窘之時以之分守繁魯南陵三處尚恐疎失豈

可更謀進取况弟與各弁勇晝夜不眠未免太勞雖自守已穩亦未得片刻休息此時宜將南繁魯防守事宜布置妥善三處共應儲糧若干迅速告我以便由安慶運往備弟守兵一二月之食北岸之兵由采石南渡是妙著亦是險著已詳告沅弟或渡或否或遲或速由沅親看審定也

四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接信知弟目下將操練新軍甚善甚善惟稱欲過江斜上四華山紮營則斷不可四華山上逼蕪湖下逼東梁山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則我軍無勢無趣不得不退回北岸矣弟軍南渡總宜在東梁山以下采石太平一帶如嫌采石下面形勢太寬即在太平以上渡江總宜奪金柱關佔內河江面為主余昨言妙處有四一曰隔斷金陵蕪湖之氣二曰水師打通涇縣寧國之糧路三曰蕪湖賊四面被圍四曰擡船過東壩可達蘇州猶妙之小者耳又有最大者金柱關可設釐卡每月進款五六萬東壩可設釐卡每月亦五六萬二處皆係蘇皖交界弟以本省之藩司抽本省之釐稅尤為名正言順弟應從太平關南渡毫無疑義余可代作主張其遲速則仍由弟作主耳西梁上下兩岸從三山起至采石止望弟繪一圖寄來至要至要

四月初八日



沅弟左右。和州有四千勁旅。弟自守。西梁吉左振字守巢。縣守禦已固。即狗逆自廬郡衝出。當足扼之。由太平南渡一著。余意在必行。陸師能紮金柱關。水師能入內河。紮黃池灣。則全局皆振。筋搖脈動。蕪湖寧國皆易於得手矣。至渡江之遲早。則由弟作主。余不為遙制。

四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李世忠窮困如此。既呼籲於弟處。當有以應之。三千石米五千斤火藥。余即即日設法分兩次解弟處。由弟轉交李世忠手。此輩暴戾險詐。最難馴馭。投誠六年。官至一品。而其黨衆尚不脫盜賊行徑。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一則不與爭功。遇有勝仗。以全功歸之。遇有保案。以優寵獎之。應嚴者。一則禮文疏淡。往還宜稀。書牘宜簡。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則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與百姓爭訟。而適在吾輩轄境。及來訴告者。必當剖決曲直。毫不假借。請其嚴加懲治。應寬者。利也。名也。應嚴者。禮也。義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強兵。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水師獨攻金柱關。恐難得手。不如不洩此機。待陸兵渡江。再行下手。為妙。少荃於三月廿七日。諭旨飭署蘇撫廣東督辦釐金放晏端書。以其

為戊戌同年而派 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

四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水師攻打金柱關時若有陸兵三千在彼當易得手保彭杏南係為弟處分統一軍起見弟軍萬八千人總須另有二人堪為統帶者每人統五六千弟自統七八千然後可分可合杏南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統亦須早早提拔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四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此間軍事自三月連克州縣九城要隘五處四月初一日經凱章軍克復旌德縣惟地方太多防守不易尚須添募新軍又苦餉項無出下游民窮異常穀米艱貴吾意欲於湖南買穀一二萬石來皖不知衡州一帶穀價何如若價賤則可於衡郡東征局支銀購買當比長沙更便宜也望弟打聽衡長價值與南意諸公一商余身體平安癘疾如故季弟自克復兩縣一隘後亦不似前此之憂鬱溫弟諡法業已行知湘鄉縣不知到否

四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接專差送來信知弟軍准於廿日渡江是日天氣晴和淮南風稍大上水

較難不知舟渡安穩否。余前日四妙二險之說。現在廬州既克。揚州屢捷。北岸已無險矣。不知南岸初到紮營之時。果能化險為夷否。如登岸紮營。并無疏失。則且以堅守。堅紮為主。不必遽圖進剿。不必尋賊開仗。紮定之後。自有無窮之妙處也。王可陞之兵。已令駐守池州。喻季二十人。甫經調守安慶。亦難遽行更改。弟嫌兵力單薄。目下廬州既克。弟或可再調千人。過江。希庵能派三四十人。由西梁過江。則南岸兵力厚矣。

四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紀鴻兒倖取縣首。詩文雖不甚穩。愜而其中多有精警之句。疏宕之氣。實皆先生時雨之化。可敬可感。當略備微儀。以申鄙意。府院考皆當極熱之時。鴻兒體弱。不知能耐此酷暑否。今年鄉試。鴻兒即可不必入場。蓋工夫尚早。年紀太輕。本無望中之理。又恐鴻兒難熬。此九日之辛苦也。軍事平善。多將軍於十四夜攻克廬州。府城皖北數十州縣。為粵匪所占。今皆克復。一律肅清。只餘二三城。為捻匪苗逆所。占想亦易於就緒。四眼狗未經擒戮。北竄河南。殊為後患。沅弟由西梁山渡江南岸。進攻金柱關。季弟尚在魯港。鮑春霆進剿甯國府。徽衢等處賊。皆退江西。今年得保平安。余身體平安。家中不必置念。

四月二十五日

沅弟左右。今早接雪琴信。知金柱關克復。并謠傳東梁蕪湖亦克。無論確實與否。金柱為皖南象水出口之所。百脈會聚之區。扼紮該處。則金陵甯蕪各賊巢皆失所恃。此理之有可信者。得此以後。可催多軍來打九洲。會攻金陵也。

四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東梁蕪湖已克。由金柱關進兵二險。已化險為夷。四妙已驗。其三至幸。至幸各處敗賊。俱萃甯國。楊七麻以著名梟悍之渠。當拚命力爭之際。鮑軍屢勝之後。雜收降卒。頗有驕矜散漫之象。余深以為慮。目下弟與雪軍李軍。且堅守蕪。太金柱。南陵黃池等處。休養銳氣。不遽進兵。待鮑軍紮圍甯國。十分穩固。多軍進至九洲。弟與雪李再議前進。其秣陵關。溠化鎮兩處。為進兵之路。須派人先去看明。弟信言從太平至金陵百四十里中。不隔水。以古書證之。則尚隔一秦淮河。余處無好圖。可看弟亦須先行查明。弟以金柱關之破。水師出力最多。釐卡當雪三季二。甚善甚善。茲定為沅五雪三季二。尤為愜當。袁午帥之辦事。本屬浮而不實。然餉項之絀。亦足令英雄短氣。且勝公欺之太甚。余當少為護持。

五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軍事甚順。沅季與雪琴水師於四月廿一二日連克太平府城蕪湖縣城東梁山金柱關各要隘。水師已進攻九洑洲。沅軍距金陵亦僅數十里。鮑春霆進攻甯郡。初一日可抵城下。甯國賊多而悍。不知易得手否。四眼狗自廬城逃出。往奔壽州。投苗沛霖。苗黨捆狗送勝帥大營。已檻送進京矣。江北除此大害。從此應可少安。沖主之福也。余身體平安。瘡癬大愈。惟每日事多太勞。至日暮疲乏殊甚。總守一勤字。斷不改常。家中子姪皆早起否。不惰懶否。望弟常常教之。

五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接沅信。知已進紮周村。距金陵不滿四十里。余既以為慰。又以為懼。金陵地勢宏敞。迥非他處可比。進兵之道。須於太平采石南路進一枝。句容溇化東路進一枝。浦口九洑洲西路隔江進一枝。鎮江北路縱無兵來。此三枝必不可少。句容東路縱無兵來。隔江一枝。則斷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軍至九洑洲。而孤軍獨進。余深為焦慮。又上游南陵空虛。季弟不留兵守之。於甯國蕪湖均有妨礙。望弟暫屯紮周村一帶。以待多軍之至。季弟分兵守南陵。以固後路。要囑團防營守西梁山。計十五以前可到。王可陞二千人。則留守池州。不能調赴東壩矣。

五月初八日



季弟左右春霆軍既不散漫當足以禦甯國大股至慰至慰沅弟進兵究嫌太速余深以為慮一則北岸多軍未到二則後面句容一路無兵恐援賊來鈔官軍之尾望弟與沅穩慎國之第一莫使金柱太平稍有疏失第二莫使賊出江邊梗陸軍之糧道金陵地勢太寬弟等宜多看多問至囑

五月十五日

沅季弟左右帳棚即日趕辦大約五月可解六營六月再解六營使新勇略得御暑也小擡槍之藥與大礮之藥此間并無分別亦未製造兩種藥以後定每月解藥三萬斤至弟處當不致更有缺乏王可陞十四日回省其老營十六日可到即派往蕪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虛雪琴與沅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聲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曾記咸豐七年冬余答駱文文耆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凡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咎張伴山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於千里之外觀此二者則沅弟面色之厲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沅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百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

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改為廉字。慎字改為謙字。勤字改為勞字。尤為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背栗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稟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所斷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已。沅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餒面色言語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飲憾。以後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貽之福。自我一人享盡。

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湖州於初三日失守。可憫。可愾。

五月二十日

沉弟左右。城賊開仗。究竟軟硬何如。比之葉芸來。劉滄林。孰強孰弱。多公全軍援。秦弟之軍勢太孤。務當求所以自立之道。弟前索洋槍。又託少泉至上海購買。茲令盛四送百桿與弟。內大者七十九。小者二十一。余不甚喜此物。蓋其機最易壞。不過打二三十槍。即須修整。弟與各將并試用一二十次。識破其短處。當以余言為然也。

五月二十五日

沉弟左右。專丁來信。正值望信極切之際。得之一慰。弟此次進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間亦人人代為危慮。余以該逆凶燄猶盛。未可驟圖百足之蟲。雖死不僵。外間則議弟處新營太多。兵不可靠。幾於象口一詞。今進兵已近兩旬。牆高濠深。應可立定脚跟。萬里長濠。大眾公守。最易誤事。一蟻蟄堤。全河皆決。去歲之守安慶。後濠余至今思之。心悸。此次在金陵。不可再守長濠。仍以各守各壘為穩。地方雖寬。分別極衝。次衝。究無多處。前圍城賊當衝者。不過數處。後拒援賊當衝者。亦不過數處。於極衝。次衝之地。擇人守之。則他處雖有劣營。亦可將就支持。望弟將何營紮極衝。何營

紮次衝開單見告

五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沅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措意。而言及勢利之天下。強陵弱之天下。此豈自今日始哉。蓋從古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

六月初二日

沅弟左右。湖南之米。昂貴異常。東征局無米解來。安慶又苦於碾碓無多。每日不能舂出三百石。不足以應諸路之求。每月解子藥各三萬斤。不能再多。望弟量入為出。少操幾次。以省火藥。為囑紮營圖閱悉。得幾場大雨。吟崑等營。必日鬆矣。處處皆係

兩層前層拒城賊後層防援賊當可穩固無虞少泉代買之洋槍今日交到一單待物到即解弟處洋物機括太靈多不耐久宜慎用之次青之事弟所進箴規極是極是吾過矣吾過矣吾因鄭魁士享當世大名去年袁翁兩處及京師臺諫尚累疏保鄭為名將以為不妨與李並舉又有鄭罪重李情輕暨王銳意招之等語以為此前摺畧輕肆拜摺之後通首讀來實使次青難堪今弟指出余益覺大負次青惶愧無地余生平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為我設法有可挽回之處余不憚改過也

六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鴻兒印卷之費余意三分各百千尚是道光初年樣子弟意學書一分宜少自是正辦請弟斟酌其兩位老師則百千斷不可少蓋學署清苦而羅老師又賢而好學也沅季在金陵援賊尚無信息春霆在甯國兩獲勝仗聞甯城少糧八月可望克復少荃在上海獲一大勝仗此後可穩紮矣安慶前苦亢旱自十九至今大雨不止十分需足茲寄回高麗參五斤參不甚佳而價則貴宜以新石灰養之

六月初八日

沅弟左右接少荃信知偽忠王在上海受創而返即日來援金陵弟等濠牆已固應



足禦之所慮者。夏月士卒多病。恐隊伍單弱。銀米子藥等事。吾必設法多解。竭平日之力。辦之。援賊至金陵。大戰當在七月。此外弟應需之物。速寫信來。七月初尚可趕到此間。能辦之件。亦必先儘弟營也。臨戰之際。預先愛惜士卒精力。以備屆時辛苦。熬夜猶考試者。場前靜養也。

六月初九日

季弟左右接沅弟營圖一紙。圖中各營布置尚妥。惟有一處。余不放心。江東橋之河。在季弟各營之前面。大勝關進口之河。在季弟各營之後面。此兩河寬若干丈。深若干尺。可踹淺以渡否。如可踹淺以過。則恆崑吟保各營。亦前後受敵。所招降卒。新營本不可靠。而陶保堂張吟又紛紛死病相繼。十營占地頗廣。事急之際。季弟豈能一一照顧。該處為全軍糧路所在。兩弟細細審量一方。吟保平盛等營。果能禁受狂風大浪。否。余所疑者在此。一處望弟加倍小心。

六月初十日

季弟左右專丁來信。應復者條列如左。

一、援賊大至。余甚為懸系。崇天義張姓。似是去春守徽州者。詭計甚多。打硬仗亦不甚悍。偽忠王前年十月在羊棧嶺。去年在建昌等處。均不甚悍。專講避實擊虛。弟所

部新勇太多。總以不出濠浪戰五字為主。如看確賊之伎倆。偶然一戰。則聽弟十分審慎出之。余但求弟自固耳。

一上海軍情。昨已將少荃信鈔寄周沐潤。業經批令來皖。幫辦文案。許惇詩有才而名聲太壞。南坡專好用名望素劣之人。如前湖南胡聽泉。彭器之。李茂齋。皆為人所指目。即與裕時卿。金眉生交契。亦殊非正人行徑。弟與南坡至好。不可不知其所短。余用周弢甫。亦係許金之流。近日兩奉寄諭查詢。亦因名望太劣。故毀譽悠悠之口。本難盡信。然君子愛惜聲名。常存冰淵惴惴之心。蓋古今因名望之劣而獲罪者極多。不能不慎修以遠罪。吾兄弟於有才而無德者。亦當不沒其長而稍遠其人。

六月十二日

甄弟左右。援賊已到四五萬。究竟在城內乎。抑在秣陵關一帶乎。賊若來撲弟之營。濠在秣陵關等處打館。往返太遠。我已反客為主。渠於烈日之下。必難久熬。若移至我營近處紮壘。果有佳處。可紮五六萬人否。自城中搬柴米出來。果有若干里。望查示五彩關防。閱過均妥。五人亦均勝統帶之任。杏南將來。或可比金逸亭。晴窗。或可比劉嶽昭。蕭張。劉則朱。唐之亞也。時時勤教。勤講。渠輩亦有進益。弟亦可互相警惕。春霆兩旬。無信。其軍銀米兩缺。懸系之至。

六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科一身體若能吃辛苦。令其鄉試亦無不可。余甲午鄉試實畏其熱如火。如飢。今年多一閏月。則頭八月必酷熱。可知余不欲其入場。非過於姑息。實因年紀太輕。不能耐此苦耳。沅季在金陵。援賊雖到而尚無動作。多公本應會剿金陵。因陝西不靖。朝旨與官多之奏。均須先赴秦中一行。鮑春霆在甯國兩獲勝仗。聞援賊亦多。難遽得手。今年值各路順利之時。而忽添此一大波折。不知天心竟待何時乃厭亂也。

六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此次洋槍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處。一一指出。蓋前次亦花大價錢買來。若過於吃虧。不能不一一與之申說也。吾因近日辦事。名望關係不淺。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則謂我不應述及。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可祕而不宣。鄂之於季。自係有意與之。為難名望所在。是非於是乎出。賞罰於是乎分。即餉之有無。亦於是乎判。去冬金眉生被數人參劾。後至鈔沒其家。妻孥中夜露立。豈果有萬分罪惡哉。亦因名望所在。賞罰隨之也。眾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愈

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熄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願弟等敬聽吾言手足式好同禦外侮不願弟等各逞己見於門內計較雌雄反忘外患至阿凡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各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酷熱不能治事深以為苦

六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賊匪於地勢之遠近方向之東西全不了了宜其屢敗不振然官兵亦自當處處嚴防今甯國雖已克復吾於旌德三溪一路尤不敢疎忽也聞九洲之北李世忠已開河一道可通舟楫洲上之賊應不能再犯北岸吉左兩營弟調至金陵關當無他慮多公調石清吉十營至金陵會剿鮑軍亦可由東壩漂水而至金陵八月以後弟處當不孤矣

六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張勝祿竟以微傷殞命可惜可痛余昔年慟塔智亭之歿失一威望之將悼畢印候之逝失一驍悍之將張聲揚雖不如塔似已遠過於畢一軍之中得此等

人千難萬難靈視過安慶時余當下河祭奠賻卹其家李臣典果足為繼起之賢否  
凌有和崔文田李金洲三人余俱不甚熟大約選將以打仗堅忍為第一義而說話  
宜有條理利心不可太濃兩者亦第二義也十六日之仗崔文田等出卡在大濠外  
否劉南雲等亦出卡否洋槍與大礮劈山礮三者比較究竟何者羣子最遠校驗見  
告弟兩次鈔示寄喬鶴儕信多影響之談淮鹽向以江督為主江督猶東運司猶佃  
也弟欲從鹽中設法生財不謀之於我而謀之於喬何也鹽務利弊萬言難盡然扼  
要亦不過數語太平之世兩語曰出處防偷漏售處防侵佔亂離之世兩語曰暗販  
抽散釐明販收總稅何謂出處防偷漏鹽出於海濱場竈商販赴場買鹽每斤完鹽  
價二三文交竈丁收納官課五六文交院司收其有專完竈丁之鹽價不納院司之  
官課者謂之私鹽即偷漏也何謂售處防侵佔如兩湖江西均係應銷淮鹽之引地  
主持淮政者即須霸住三省之地只許民食淮鹽不許鄂民食川私湘民食粵私江  
民食閩私亦不許川粵閩各販侵我淮地此所謂防侵佔也何謂暗販抽散釐軍興  
以來細民在下游販鹽經過賊中金陵安慶等處售於上游華陽吳城武穴等處無  
引無票無照是謂暗販無論賊卡官卡到處完釐是謂抽散釐也何謂明販收總稅  
去年官帥給票與商人和意誠號本年喬公給票與商人和駿發號月下余亦給票



與和駁發皆令其在秦州運鹽。在運司納課用洋船拖過九洲。在於上游信賣。售於湖北者。在安慶收稅每斤十文半。在武昌收九文半。售於江西者。在安慶每斤收十四文。在吳城收八文。此所謂明販收總稅也。弟前令劉履祥在大通開官鹽店。小屯小賣。是暗販之行徑。今欲令二三商人。赴喬公處領鹽。駛上行銷。是明販之行徑。若使照和意誠和駁發之例。亦在運署納課。亦雇洋船拖過九洲。亦在皖與武昌完二十文。皖與吳城完二十文。則此外為利無幾。若不照和意誠和駁發之例。概不完釐。則有益於弟。有損於兄。殊不足以服衆。本年四月。劉履祥在下游運鹽。數船駛上。亦用洋船拖過賊境。被荻港卡員王壽祺攔住。劉履祥寄函與王。請完釐釋放。厥後過鹽河華陽。竟未完釐。此事人多不服。余亦惡之。擬即將劉履祥撤去。并將大通官鹽店拆毀。蓋所得無多。徒壞我名聲。亂我紀綱也。弟亦不必與喬公謀鹽。弟以後專管軍事。莫管餉事可也。

六月二十六日

沅季二弟左右。沅信并祭文稿一件。情極沈摯。辭尤雅麗。似近日大有長進。弟平日寫信。條理清晰。而失之繁冗。往往於業經說明之事。再加一二層。反覺無當。此次一意承接。不漏不蔓。可喜之至。此後弟每動筆。不患其不明。患其太多。意盡則止。辭足

則止不必再添也。銀票不停片刻，不少分釐。弟可徧告各處，不僅弟營為然，弟與季合統二萬一十人，每月所收各卡釐金約計二萬金，余再囑隋龍淵解六萬三千金當辦得到。弟儘可放心。甯國克復，弟處二十日尚無確耗，此後宜專派多人在外探信。至要至要。

六月二十九日

沅季兩弟左右日來不接弟等信，想營次平安。春霆克復甯國，至今無公牘私函來。此不解何故，或乘勝進攻廣德東壩耶？抑別有疏失耶？如果克復廣德東壩，則擬以韋志浚守廣德，王可陞守東壩，凱章守甯郡甯邑，雲巖守旌德三溪，桂生守徽州。周萬倬守兩營，守蕪湖而春霆從溧陽溧水句容遠至金陵之東北，庶為得勢。不知果能盡如人意否？多公自武昌起程西上，聞秦中漢回仇殺已成，鉅案多公此行能僅至豫而不至陝，或可速了一入關中，則不復能東還矣。

七月初一日

沅季兩弟左右，專差至接兩弟書，沅於二十五早大戰之後，尚能寫二十二葉之多。可謂強矯矣。所言俱能切中事理，凡善將兵者，日日申誡將領訓練士卒，遇有戰陣小挫，則於其將領責之戒之，甚者或殺之，或且泣且教。終日絮聒不休，正所以愛其

部曲保其本營之門面聲名也不善將兵者不責本營之將弁而妬他軍之勝己不求部下之自強而但恭維上司應酬朋輩以要求名譽則計更左矣余對兩弟絮聒不休亦猶對將領且責且戒且泣且教也良田美宅來人指摘弟當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實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實不小而猶沾沾培墳墓以永富貴謀田廬以貽子孫豈非過計哉廿五日又獲大勝以後應可跼穩脚跟然計賊之技倆必再來前後猛撲一次尚宜穩慎待之

七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九洲以北之河既成李世忠可大獲鹽利吾亦幸金陵之賊永無北岸之接濟鎮揚之兵易通上游之消息此公私兩便也希庵近日病頗重咳嗽吐痰夜不能睡并須杖出入聞之深以為慮作梅之醫理余以為不可恃而潤希皆深信之恐貽誤不淺也陝西漢回仇殺聞死人至三十萬之多看來西北劫數方興未艾天意茫茫不知何日果遂厭亂諭旨屢催多公入關此等紛糾之事亦殊非多公所長朝廷似有中興之象而四方兵端日增良為憂灼

七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季弟病似瘥疾近已全愈否吾不以季病之易發為慮而以季好輕下藥

曾文正公家書

卷八

十一

善易堂書局石印

為慮吾在外日久閱事日多每勸人以不服藥為上策吳彤雲近病極重水米不進已十四日矣十六夜四更已將後事料理手函託我余一概應允而始終勸其不服藥自初十日起至今不服藥十一天昨夜竟大有轉機瘧疾減去十之四呃逆各症減去十之七八大約保無它變布庵五月之李病勢極重余緘告之云治心以廣大二字為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為藥并言作梅醫道不可恃布乃斷藥月餘近日病已全愈咳嗽亦止是二人者皆不服藥之明效大驗李弟信藥太過自信亦太深故余所慮不在於病而在於服藥茲諄諄以不服藥為戒望李曲從之沅力勸之至要至囑李弟信中所商六條皆可允行回家之期不如待金陵克復乃去庶幾一勞永逸如營中難耐久勞或來安慶開散十日八日待火輪船之便復還金陵本營亦無不可若能耐勞耐煩則在營久熬更好與弟之名曰貞號曰恒者尤相符合其餘各條皆辦得到弟可放心上海四萬尚未到到時當全解沅處東局保案自可照准弟保案亦日內趕辦又有專解金陵五萬到時亦當全解沅處東局保案自可照准弟保案亦日內趕辦雪琴今日來省錢泉亦到

七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近日諸事平安沅李在金陵并未開仗鮑春霆克甯國後尚未進兵希庵

於初八日簡授 欽差大臣咨請余代奏謝 恩并請辭謝重任回籍守制已於廿一日代為陳奏。渠以二十二日自六安起行來安慶俟奉到 賞假諭旨即行歸里。袁午橋開缺以後病勢甚重不審能再駐臨淮辦事否。若午希皆去余須兼顧淮北精力萬照管不到。近日身體頗好瘡癬皆愈。但畏熱殊甚汗出如雨殆亦老年必有之象。弟近日體氣何如。常服藥否。余今年未服補藥。蓋見胡潤帥晚年病象未必非補藥太過之咎耳。

七月二十五日

執弟左右。久不接來信不知季病全愈否。各營平安否。東征局專解沉餉五萬。上海許解四萬。至今尚未到皖。閱新聞紙其中一條言何根雲六月初七正法。讀之悚懼。惆悵余去歲臘尾買鹿茸一架銀百九十兩。嫌其太貴。今年身體較好未服補藥。亦未喫丸藥。茲將此茸送至金陵。沅弟配製後與季弟分食之。中秋涼後或可漸服。但偶有傷風微恙則不宜服。余閱歷已久覺有病時斷不可吃藥。無病時可偶服補劑。調理亦不可多。吳彤雲大病二十日竟以不藥而愈。鄧寅皆終身多病。未嘗服藥。一次季弟病時好服藥且好易方。沅弟服補劑失之太多。故余切戒之。望弟牢記之。弟營起極早飯後始天明甚為喜慰。吾輩仰法家訓惟早起務農疏醫遠巫四者尤為



切要

七月二十八日

季弟左右。接沅弟排遞一緘。大儼禮神。以驅厲氣。而鼓衆心。或亦足以卻病。余寸心憂灼。未嘗少安。一則以弟營與鮑營病者太多。為之心悸。二則各縣禾稼。前傷於旱。繼而蝗蟲陰雨。皆有所損。收成歉薄。各軍勇夫七萬人。難於辦米。三則以秦禍日烈。多公不能遽了。袁李皆將去位。長淮南北千里。空虛天意茫茫。竟不知果有厭亂之期否。幸季弟瘧疾速愈。大為欣慰。觀民心之思治。賊情之渙散。金陵似有可克之機。然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恒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東征局五萬。因北風太大。尚未到省。此月竟止。解去五萬。下月必補足也。

八月初四日

季弟左右。希庵昨日到省。氣象瘦黑。咳嗽不止。病殊不輕。本日接奉諭旨。不准回籍治喪。賞銀八百兩。飭地方官妥為經理。天恩優渥。無以復加。然希庵歸思極切。且其病似內傷。非回家安心調養。斷難速痊。渠擬自行具摺陳情。拜疏即行論。君恩則有負。論病狀則無愧也。

八月初七日

執弟左右。日內未接弟信。想季瘧全愈。為祝。余日日至希庵處看視。其體瘦多咳。略似內傷。而神氣尚凝。聚靜心調養。當可全愈。即日自行具摺陳情。懇請回籍一行。計二十八九可奉批旨。如再不蒙俞允。則續行陳情。拜疏。即行渠於送奠儀者。一概辭謝。雖余兄弟與雪琴者。皆不受。此外則並祭幛而辭之。袁帥病勢頗重。斷難久留。余之責任太重。深為焦慮。東局五萬。上海四萬。至今未到。昨日江西解到四萬。今日飛解。弟處稍濟。眉急金陵。援賊近日何如。各營病痛。比來少愈。否澄弟寄到家信。囑專人送金陵。茲專足送去。弟處送家信者。常失之太慢。余定限自皖至家十八天。以後弟逢八日寫信排遞。余處余逢四送家。則弟緘。達湘不滿一月矣。

八月二十一日

執弟左右。專差到接來信。具悉。吳委員解餉七萬。前緘已決其徑。解金陵。該員不來。安慶稟見。亦殊可怪。毛憚以此敦同舟之誼。而該員暗寓離間之意。世情澆薄如此。六屬丁漕。不能不駁。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恩詔豁免安徽失陷地方。今年錢漕。余與希庵會銜出示。定以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克復者起征。恩詔以後克復者不起征。茲將告示寄閱。和菓皆在不征之列。礙難違旨。開辦無為。懷廬等屬。雖辦

抵征。然當分撥各軍。弟軍之視鮑張朱唐各軍。已極優矣。若再處處獨優。則人必不服。余亦無詞以告馬方伯。隋糧臺也。

閏八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沅霆兩軍病疫。迄未稍愈。甯國各屬軍民死亡相繼。道殣相望。河中積尸生蟲。往往緣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載水於數百里之外。臭穢之氣中人。十病八九。誠宇宙之大劫。軍行之奇苦也。洪容海投誠後。其黨黃朱等目復叛。廣德州既得復失。金柱關常有賊窺伺。近聞增至三四萬人。深可危慮。余心所懸念者。惟此二處。余體氣平安。惟不能多說話。稍多則氣竭神乏。公事積閣。恐不免於貽誤。弟體亦不甚旺。總宜好好靜養。莫買田產。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閏八月十八日

沅浦九弟左右。多帥回顧金陵之說。萬辦不到。陝西大亂。死者已四五十萬人。較三江兩湖之劫。更鉅。余前復奏一疏。言多公果不入秦。當令駐軍南陽。其時蓋深知多之必入秦中。又不料弟與鮑張各軍病勢如此之甚也。厥後宮相與陝帥屢疏奏催。多公入陝。朝旨亦屢次催之。分派勝。剿渭北。多。剿渭南。兼保省城。入關以後。萬不

能東返矣。頃多公飛調廬州石清吉部下三營入陝，余已咨復截留，尚不知留得住否。且即奏調多軍回援金陵，至速亦在五個月以後。而金陵與鮑軍之危迫，必在兩月以內。遠水不能救近火。弟惟就現有兵力專謀堅守，不圖出戰。早早布置，或尚可為兩弟共統兵二萬。若責以合圍，責以攻城，誠有不能。若責以專守營壘，似亦無辭。可以諉謝。病疫乃是天意，弟與鮑、張、朱、唐各軍皆病，多軍東返，遂能保其不大病乎。弟當與各營官力圖自固，身居絕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切不可專盼多軍。致將卒始因求助而懈弛，後因失望而氣餒也。弟若另求保營之法，只有兩法略可補救。一法商之毛郭黃趙在湖南飛募新卒前來補缺。一法調竹莊團防營與周萬倬共守蕪湖，而騰出王可陞之兵為活兵。危急之際，或助弟或助鮑也。然二萬人不能守營，添王可陞遂能守乎。殊深焦慮。

閏八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多公不能回軍東指，前信略述其概。本日接嚴渭春一緘，稱多公在商南小挫，散去四營，恐未必確。其稱多帥昨奉諭旨，又令回剿楚豫髮捻，不必入關，則必見廷寄之言。多若果回楚豫，則弟欲奏請會攻金陵，或有幾希之望。然余接多公在商南發信業已入關，其部下雷正綰已至陝西城外為解省圍之計。秦中官紳未

必肯放多帥出關而多公不攜雷鎮十營偕行必不肯獨自東還是多公不能出關  
回剿楚豫十居其七即能回楚豫亦不能會剿金陵以鄙見計之多軍長途之辛苦  
部落之分散接濟之不便事機之不順多公必不免於懊惱將士必不免於疾病若  
再東行三千餘里而至金陵則辛苦尤甚無論其不能東來來亦必不能速難遽得  
力故余欲弟力求自保斷不可指望多公致誤大事至囑至囑多公閱歷尚淺四五  
月間自請援陝與官公密商密奏皆祕不使余知彼時銳意立功西北豈料今日尚  
在高南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也弟今欲多軍速回金陵亦不知事之難也余千思  
百計無術可救弟之危惟令團防營南渡與周萬倬會守蕪湖騰出王可陞一軍  
留助弟處一臂之力然弟二萬人不能堅守添二千餘人豈遂足恃聊盡心焉耳箴  
軒願助我辦粵釐亦可感也

閏八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雪琴信來賊分三大枝上犯偽侍王一枝專攻金陵侍逆尚在衢嚴一帶  
此信或未必確然大枝賊撲犯之說則處處皆同大約弟處九月必有戰事矣季弟  
各營所守一段乃弟之糧路所關其營皆新集之卒未歷戰陣未經風波恐大股賊  
甫至而各營望風先潰糧路一失弟所統各營亦有不能不退之勢則大局立壞他



處無兵可調。只留王可陞一軍為援助金陵之地。弟或先將王可陞調至大勝關一帶填紮。季弟新勇八營牆內而換出季弟之新勇。移駐蕪湖。似尚妥愜。陞字四營雖亦係未經見仗之新勇。而較之季弟新勇。或者略勝。王可陞二千七百人可紮五壘。弟於湘恒等十營中挑留五營而抽五營移於蕪湖以上。季若不願在金陵亦可移。至蕪湖以上。惟弟斟酌行之。余相隔太遠不敢懸揣。系念無已。

閏八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次青之案竟是假信。亦殊可詫。余第三次引入他案作證。以鄭魁士與次青相提并論。亦尚非擬不於倫。鄭魁士在江南江北聲名極好。翁中丞於十年奏力求名將以保皖北危局一摺。袁午帥於十一年奏請起用宿將幫辦軍務一摺。皆極言鄭魁士忠勇冠時。至今鄭告病在籍尚食全俸。弟若見翁袁二摺。則知此人之享大名。余躋季於鄭之上。片中頗有斟酌。弟試取原片而再閱之。當可釋然。惟與我昔共患難之人。無論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敗。不能挽回。茲其所以耿耿耳。希庵於廿三日開行回籍。義渠即於是日晉省。定於廿六日接印。希之吐血已愈。而咳嗽未止。瘦亦殊甚。幸吃飯多而有味。夜眠極酣。此次歸去。亦志愜神逸。當可調理。就瘡耳。義渠言多師營勇逃者極多。楊得武之弟凱字營在樊城。逃回九十人在荆

子關又逃回百五十人他營逃者亦禁拿不住吾料此行多公必懊悔全軍必衰弱恐不幸而言中弟須力求自立不可盼望多軍至囑王可陞一軍亦不宜輕易調去一至金陵則成呆軍能進不能退不如在蕪湖甯國之活也

九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昨日未接弟信憂系不釋兄弟相隔太遠不能相顧雖欲百計救助而信到金陵已在賊到十日之外凶鋒已過矣計此三日內已發軍火一批餉銀二萬護軍湘後營挑勇共四百人發信請厚庵救助請任星元救助發札調陳東友賴榮光二營歸弟調遣今日發炸砲炸彈派人去放調石清吉親帶三營前往紮保江邊餉道此數者若件件做到亦自不無小補特患最危最急在廿五六七等日而余所發之援兵均在九月初五日後乃到乃知軍事呼吸之際父子兄弟不能相顧全靠一己耳今日接奉廷寄極可欽感錄寄一閱

九月初二日

沅弟左右自十九至廿五夜苦守已七日從此應可無虞至慰至慰李弟所守江濱一段係糧運至要之地而用收降新集之卒吾深為憂慮不料李能穩慎有條弟所寄前後各信竟無一字稍涉慌張又能聯絡水師使之樂為我用佳哉吾兩弟可謂

賢且勞矣。願從此益加謹慎。再過十日。賊若無如弟何。自必潰而之。他賊數聞以十萬計。每日須食米千石。若無大舟搬運。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載。深知陸路運米之難。即在金陵城內。運至穀里村一帶。數十里之內。月運三萬石。經理亦極不易。況城賊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弟守事既穩。以後余惟多辦銀米。子藥接濟。弟可放心。斷不缺乏。甯國守城之事。已有把握。此後只求金柱關一帶水師不挫。則處處皆穩矣。

九月初三日

沈弟左右。得沈弟信。知西南隅安如泰山。糧道無虞。至以為慰。日內無他變症。否。懸念之。至此間解去之。開花礮計初七八。乃可到金陵。我亦有此物。或可定軍心。而沮賊氣。厚庵兵力太單。深以為憂。頃撥水師兩營往助。計初六七。乃可抵金柱一帶。不知趕得上否。正封緘間。接沈信。知守局已穩。可慰之。至南雲三營。最為當衝。弟派信營往換。正與十年春。寔營在小池驛左營。以多營換守數日。辦法相同。守勢已定。再添賊來撲。亦不足畏。所慮忠逆全股上攻金柱一帶。而對逆與弟軍相持耳。調援兵殊不應手。石清吉之十營。官帥業已調去。六營拔行矣。王可陞一軍。早有札歸弟調遣。弟處若站得住。仍留王在大圍之外。較活。惟弟酌之。

九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沅弟金陵一軍。危險異常。偽忠王率悍賊十餘萬。晝夜猛撲。洋鎗極多。又有西洋之落地開花礮。幸沅弟小心堅守。應可保全無虞。鮑春霆至蕪湖養病。宋國永代統甯國一軍。分六營出剿。小挫一次。春霆力病回營。凱章全軍亦趕至甯國守城。雖病者極多。而鮑張合力。此路或可保全。又聞賊於東壩擡船至甯郡諸湖之內。將圖衝出大江。不知楊彭能知之否。若水師安穩。則全局不至決裂耳。來信言余於沅弟既愛其才。宜略其小節。甚是甚是。沅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即當世亦實不多見。然為兄者。總宜獎其所長。而兼規其短。若明知其錯。而一概不說。則非特沅一人之錯。而一家之錯也。吾家於本縣父母官。不必力贊其賢。不可力詆其非。與之相處。宜在若遠若近。不親不疎之間。渠有慶弔。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須紳士助力者。吾家不出頭。亦不躲避。渠於前後任之交代。上司衙門之請託。則吾家絲毫不可與聞。弟既如此。并告子姪輩。常常如此。子姪若與官相見。總以謙謹二字為主。

同日

沅弟左右。該逆以全力攻東隅。傷亡過多。殊恐難以久支。焦灼曷極。二日內又轉大北風。於上游接濟諸物。大不方便。焦灼之至。然無論到否。日內必再續解火藥彈子。

一批江西有銀二萬。在途一到即日續解。特無援兵可撥。該逆萬無自退之理。忠逆一股去年圍建昌。亦凶悍之至。後黃印山等堅守。無隙可乘。彼圍攻十九日解去。厥後在豐城與春霆打仗。聞交手不久即敗。今年在上海與少泉一軍交仗。除洋鎗甚多外。似無他奇技。該逆欺弟軍全不能戰。弟若能挑得七八千不病之勇。出濠與之力戰一次。亦是一法。去年偽侍王在樂平欺左軍不能戰。猛圍猛攻。業三日矣。左帥暗與各營約定。待賊疲乏散漫之時。猛然出隊力戰。侍賊是夜即遁。不知弟處可用此法否。如用此法。總須善於相機。第一要看賊散布在我營外最近之處。第二要看賊疲乏思歸之時。第三要辦得賊之強枝安在。弱枝安在。乃可交手。弟與諸營官熟商行之。如無病者不滿七千。則難作此計矣。

九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偽侍王率三四萬賊於閏八月十四日自浙之龍游起行。亦赴金陵。約計侍逆此時已到金陵。不知弟已調王可陞至濠內否。今日余又函催王可陞迅赴弟處矣。總之九月二十以內。王可陞程學啓二人必到。弟濠之內十月二十以前。鮑軍必到。太平采石大勝關一帶。十一月二十以前。多公亦必至。太平采石一帶。只望我賢弟苦守此兩月。而尤苦者在王程未到之先。若王程既到。弟新募之卒陸續而至。



則弟亦或可出濠一戰。弟處彈子少而不甚合用。日內趕製趕解。必可接濟。

九月初七日

季弟左右。接初一日信。知已穩守十晝夜。曾豈凡之病傷。亦得救全。至慰至慰。惟倪桂是弟左右第一奮勇可靠之人。竟爾陣亡。可憫可敬。弟從此亦須保重。不必常往危險之地。余從不以此等言勸弟。今守局已穩。與初到危險之時。又當稍別。望弟酌之。石清吉病莫能興。派參將梁美材等三營。遵調南渡。救援金陵。余以蕪湖關係極大。又劉世埏請留陞營守蕪。余批令陞營決須赴援金陵。而調梁美材三營督守蕪湖。日內北風甚大。想陞字營不能開赴弟處。弟催令陞營陸續前進可也。調程學啓之札。昨日搭洋船下去。初九可到。程學啓或於十五後可抵金陵。王程與弟之數勇三千到齊。縱外無援兵。弟亦可從內打出矣。

九月初八日

沅弟左右。接吳竹莊信。尚留王同守蕪湖。蕪湖存。金陵之吉凶。尚未可知。蕪湖若亡。則金陵萬無可救之理矣。且如此大逆風。王可陞亦萬無飛入金陵之法。弟若稍足自立。或即令王無庸離蕪。可否祈弟酌之。營壘之不得地勢者。可否另築一壘。移居其中。以養兵力。程學啓一軍。吾必調之至金陵助守。他事或辦不到。此事必辦得到。

望弟堅忍以待。

九月初九日

甄弟左右。連接來信。為略寬舒。然危險情狀。仍流露於紙上。護軍營勇。有自金陵歸者。言初四夜弟營無恙。又言初六在東梁一帶。見陞營水陸。急赴金陵。北風極大。恐初七尚未到。余憂灼之情。以初五夜為甚。不知是夜如何危殆。初六七夜愁雲閣淡。初八則月色清明。今日北風亦稍息矣。現備軍火一船。專候輪舟到。拖帶下去。此後弟之子藥銀米。不患不能解濟。特目下十日恐缺乏耳。王可陞既赴弟處。聞蕪湖十分驚慌。萬一蕪湖失守。弟亦當安心堅守。總待王程二將到齊。出濠與之決戰。程學啟未到之先。仍以堅守為主。縮十營近西頭。此法甚好。何為遲疑不決。凡用兵最重氣勢二字。此次弟以二萬人駐於該處。大不得勢。兵勇之力。須常留其有餘。乃能養其銳氣。縮地約守。亦所以蓄氣也。

九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接弟信。局勢稍穩。寸心稍慰。所備子藥一船。派先鋒官任祖文專解者。已附洋船拖帶下去。計明日可抵金陵。此余近日一快心事也。一月內各處援兵皆可到齊。必有佳音。萬一蕪湖或有疎失。弟亦唯苦心堅守。王程助之於內。李世忠助之

於外必可一戰解圍。切莫慌亂。至囓。

九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初五早之捷。破賊十三壘。從此守局應可穩固。至以為慰。縮營之說。我極以為然。既不能圍城。賊又不能破援。賊專圖自保。自以氣斂局緊為妥。何必以多占數里為美哉。及今縮攏。少幾個當衝的營盤。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每夜少幾百人露立。亦是便益。氣斂局緊四字。凡用兵處處皆然。不僅此次也。所需洋槍洋藥銅帽等。即日當專長龍船解去。然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鮑春霆并無洋槍洋藥。然亦屢當大敵。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與忠酋接仗。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為憾。和張在全陵時。洋人軍器最多。而無救於十年三月之敗。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則風氣所趨。恐部下將士。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無反己守拙之道。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自覺。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爭珠翠。真書家不甚爭筆墨。然則將士之真善戰者。豈必力爭洋槍洋藥乎。聞霆軍營務處馮標說。霆營現以病者安置城內。盡挑好者紮營城外。亦是一法。弟處或可倣而行之。將病者傷者全送江北。令在西梁運漕等處養息。專留好者在營。將東頭太遠之營。縮於中路西路。又將病傷太多之營。縮而小之。或以二營併而一之。認真簡閱一番。實在精壯可得若干人。待王程

到齊再行出濠大戰。目下若不縮營蓄銳，恐久疲之後亦難與言戰也。穆海航在無為州，已札飭將抵征之項銀米并收聞百姓歡欣之至。弟託之辦兩月米糧，必做得。到即當告之。

九月十二日

沆弟左右。天久不雨，秋末恐有久雨泥淋。此理勢之必然者。吾意欲弟早早縮營，氣斂局緊，常留有餘，以與賊相持。一則恐雨後牆垣處處不能照顧，二則王程到後抽隊出戰亦須留隊守壘，愈短愈緊，則愈易守也。甯國縣城失守，朱守旌德，唐守徽州，十分吃重。春霆亦三面受敵，自顧不暇，不能援救弟處。弟惟待王程到後力戰力守。庶有解圍之一日。否則他處竟無援兵可盼。昨信勸弟縮營併營，送病者傷者於江北，弟意果行之否。

九月十三日

沆弟左右。都將軍派兵四營來助守，固屬可喜，而亦未必可恃。凡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臨危而先亂；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退。幸四營人數不多，或不致攪動弟處全局。否則彼軍另有風氣，另有號令，恐非徒無益而反有損。弟宜謹慎用之。去年春間，弟不要陳大富一軍，又不留成大吉。

一軍余深喜弟之有識有志也。子樂銀米余刻刻不忘。弟刻刻宜存節省之意。不必函函苦催。大約弟設身處地所能辦到者。兄亦必能辦到。兄所束手不能辦者。雖弟設身處地亦無如何也。

九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余於初四日接鄉泉公牘。知偽侍王將續到金陵。憂悒不可言狀。今弟此信尚有把握。又力贊王可陞之將材。意者守局業臻穩固乎。王可陞之精選右營陞字後營。須全行調赴金陵。陞字皆新集之卒。弟不可恃之過深。其梁美材等三營。即令改紮蕪湖。目下稍厚蕪湖金柱之聲援。將來北岸有事。梁美材仍回守無為州也。程學啓尚在青浦。余已兩次飛調礙難。忽行停止。少荃所派合肥勇者。係張樹聲等五營。業已成軍起行。余留之暫守運漕。萬一孝感馬融和一股下竄北岸。守住廬州無為運漕三處。庶不致掣動南岸全局。張樹聲等現雖置無用之地。然不可少也。

九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接專差攜歸之信。具悉守局已定。都部及陞營現尚未派汎地。自是行有餘力之象。至慰至慰。鮑軍病者死者。比之金陵更多。又有新河莊之挫。副中及峯禮等六營折損頗多。不復成隊。又有甯國縣城之失。韋洪兩部全數潰敗。是霆軍之元



氣大虧。威望亦損。朱雲石既因堅守旌德不能隨鮑遠行。則鮑亦獨立單薄。未敢令其由官圩直取小丹陽。仍須以穩重為主。昨日已專緘告之。囑其專剿甯國之賊。不必作援金陵之想。弟處守戰皆須全靠自己。切莫盼望他人。其可盼者只有都部與程王兩軍。及回湘續招之三千人而已。多禮堂一軍。余與官都李四處具奏。渠亦迫思東還。大約十一月必到。和州一帶。只要處處守定。至冬間不患無轉機也。火藥實接濟不上。弟當極力節省。子與銀米尚可敷衍。

再去年三月十四日。左季帥在樂平之戰。全在善於蓄勢審機。茲將渠原信寄弟一閱。兵無常法。弟不可泥左之法。以為法。拘左之機。以為機。然亦可資參採。大約與巨寇戰。總須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乃為善耳。

九月十六日

沅弟左右。弟望火藥迫切之至。而任祖文恰到。快慰可知。然火藥實接濟不上。江西省城全數搜括。不滿四萬斤。所望者僅湖北耳。弟須時時存節省火藥之心。庶十月以後猶可敷衍。侍逆之黨。為左帥所攻。窮蹙之至。茲將左帥來信。并偽文鈔閱。將軍恐難速來。然左公接余兩信。當必分兵來助。徽甯目下春霆一軍。實嫌單薄。余已調梁美材三營。周萬倬四營助之。聞孝感之賊。回竄河南。皖北又少一患。

九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接少荃雲仙信。知程學啓以守嘉定等處。不能上援金陵。彼既為大局所關。而弟之初心。亦本不欲調程將西來。弱松滬之力。掣少荃之肘。惟少荃另調所謂常勝軍者。則殊非余之本意。常勝軍前為華爾所帶。余已不願與之共事。今華爾已死。白齊文接統其衆。其能戰與否。不可知。而其風氣迥別。不能與弟軍合處。則顯而易知。渠既前來。則此間攔阻亦趕不及。只好聽其自來。但斷不可令入弟軍長濠之內。只可令其先攻九洲。下關等賊壘。冀稍掣賊之勢。如下游不能取勝。則令白齊文等。由金柱關采。上游夾擊而下。雖未必大收其效。亦自無損於弟處。或亦善處之一道。白齊文部下。名為洋兵。實皆廣東甯波之人。驕侈成俗。額餉極貴。弟軍斷不宜與之共處。凡長濠以內。總須主兵強於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號令歸一。而後不至債事。至囑至囑。弟若有信至滬。亦須先與說明。又接弟信。知兩處地道同穿。皆經堵任欣慰之下。轉增憂悒。恐弟輕易出濠打仗。不敵賊之多且悍也。

九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梁美材等三營。弟令其替守蕪湖。而騰出精右陞。後歸併金陵。正合余意。李世忠所部。係義渠彤雲等。力勸余調之過江。助弟一臂之力。余一時心緒過忙。槍

法遂亂。旋聞弟處局勢稍穩。已止調矣。火藥當再解二萬斤。帳棚擬再解五百架。銀錢則須順風數日。乃可過鄱陽湖而抵安慶。目下實無妙法。可以速之。偽忠王之初計。本以全力先攻鮑軍。不知何以變計。改而先攻弟軍。必有獻策者。言鮑軍堅而弟軍瑕也。看來一半月內。該逆必不干休。必再多方猛撲。弟軍若出濠打仗。恐正中賊之計。賊所求之而不得者。似以堅守不出為最妥。不必出而櫻賊凶鋒。半月以後。白齊文必至。一月以後。新募之卒必至。我有日增之象。賊處已竭之勢。則我操勝算矣。弟意以為何如。

九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弟與蕪湖金柱三處既穩。只要春霆一無疏失。則各路皆可化險為夷。一。至十月。新募之勇陸續可至矣。火藥二萬。銀二萬。均於明日起解。嗣後事事接濟得上。不至缺乏。惟火藥一項。望弟認真樽節。切莫大意。洋槍洋藥。總以少用為是。余前接辦張小浦之徵防。其弁目人人皆有洋槍。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風。而張部亦次第裁汰。凡兵勇須有甯拙毋巧甯故毋新之意。而後可以持久。弟莫笑我為老生迂談也。

九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賊之來援金陵。羣酋大會二次。各路布置周妥。而後來賊處心積慮。以求

逞於我。我輕心深入。以僥倖於不可得之城。弟之驟進。余之調度。皆輕敵而不能精審。此次經一番大驚恐。長一分大閱歷。如忠侍等首解圍而去。弟當趁勢退兵。以傷病羸弱者。循江濱退。至金柱關。選精銳者。整隊追賊。追至大官圩小丹陽一帶。與鮑軍互為聲援。待新募之卒到後。認真整練。再行進兵。弟由高溇東壩漂陽。以進宜興。鮑由建平廣德。以進長興。兩路排進。相去常在百里內外。水師棋布於丹陽石臼南漪等湖。與陸軍相去常在數十里內。旌旗相望。弟以金柱為後路根。本鮑以蕪湖為後路根。本處處聯絡。庶無全局瓦解之患。宜興長興兩城皆在太湖西岸。陸軍到此休息停頓。待李朝斌水師辦成。駛入太湖後。陸軍再行前進。此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不可不早為定計。若長紮雨花臺。以二萬勁旅屯宿該處。援賊不來。則終歲清閒全無一事。援賊再來。則歸路全斷。一螳潰隄。此等最險之着。只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為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追為退。不著痕蹟。行兵最貴機局生活。弟在吉安安慶。機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則更呆矣。久晴之後。必苦陰雨。下弦之後。夜必晦暗。不知弟處仍能堅守否。縮濠恐長賊氣。即可定計不縮。營中米糧子藥。究竟尚可支若干日。我自能打算也。

九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唐萍翁遽爾淪謝。深堪悼慟。吾兄弟宜共賻以二百金。以答渠始終不忘先大夫之雅意。沅弟在金陵苦守。已滿一月。實屬勞瘁異常。自閏月十九援賊初到。直至九月二十日。皆晝晴夜月。清和光明。近三日風雨陰寒。不知別有變症否。營中病卒雖多。而軍心尚固。銀米子藥。均尚敷用。或可化險為夷。吾此次焦灼。更甚於在祁門時。祁門關係一身之安危。此次則數萬人之性命也。

九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接弟二信。因余言及機勢。而弟極言此次審機之難。弟雖不言。而余已深知之。萃忠侍兩酋。極悍極多之賊。以求逞於弟軍。久病之後。居然堅守無恙。人力之瘁。天事之助。非二者兼至。不能有今日也。當弟受傷。血流裹創。忍痛騎馬。周巡各營。以安軍心。天地鬼神。實鑒此忱。以理勢論之。守局應可保全。然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無論如何勞苦。如何有約約定。終始不提一字。不誇一句。知不知壹聽之人。順不順。壹聽之天而已。審機審勢。猶在其後。第一先貴審力。審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實工夫也。弟當初以孤軍進雨花臺。於審力工夫微欠。自賊到後。壹意苦守。其好處又全在審力二字。更望將此二字直做到底。古人云。兵驕必敗。老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不審力。則所謂驕也。審力而不自足。即老子之所謂哀也。藥二萬。銀二萬。及洋



槍一批。日內准交輪舟拖帶東下。其餘銀米子藥。苦於逆風。不能到皖。望弟穩守。不可急於出濠打仗。十月間。吾再添派護軍前往助弟。弟之新勇。十月亦可趕到。昨日風雨。余極憂灼也。

九月二十五日

沆弟左右。陰雨作寒。天黑如晷。極念士卒守濠之苦。能守過廿三四夜。則此後當就穩固。春霆來信。病已全好。精神比前加倍。軍心尚固。余又撥梁美材等營助之。計九月內必開大仗。渠處一經打動。則軍勢自可及於大官圩。小丹陽一帶。可與弟處遙為聲援。至十月。精右營陞後營。必到。白齊文之常勝軍。必到。趙玉班所部。省城守兵千人。必到。不患兵事之無轉機。江粵報解之餉。尚有十一萬兩。在外。沈幼丹派胡長芝解銀二萬。火藥二萬。指明直解金陵。余亟商少荃。亦請其撥銀數萬。直解金陵。不患餉事之無起色。只望弟與諸將。勉力支持。九月杪。十月初之。苦境。過此則漸入佳境。今日天氣微霽。或不至久變。以苦我將士。

九月二十六日

沆弟左右。排遞一緘。具悉。守局平穩。寄少荃信稿。與白齊文一軍約法三章。均屬切要之語。總之危急之際。惟有專靠自己。不靠他人。為老實主意。即如玉可陞一軍。余

久擬派助弟處。公牘私函。不僅數次。至今月餘。尚有二營未到金陵。則此外如程學啓。蔣鄉泉等軍之不能應手。救急何足怪哉。連日陰雨夜黑。賊於夜間猛撲否。所慮者。雨後牆坍一變症。江濱水涸一變症。過此二者。皆能守住。則忠侍雖圍兩年。亦無如弟何矣。

九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日內因風雨嚴寒。長夜深黑。正切焦慮。防守嚴密。實有把握。為之大慰。只要雨後牆坍無變症。江濱水涸無變症。則雖久不解圍。亦自無妨。柴炭一項。今日派人至張家灘殷家匯收買。若買得幾十船裝下。金陵亦有小補。白齊文來援之事。余信語氣與弟寄少荃信語氣相脗。合總之。危急之際。莫靠他人。專靠自己。乃是穩著。弟惟專待新勇到齊。出濠一戰。不必別有盼望。礮礮交委員帶回。甚是在人不在器。之說。余言終當驗也。

九月二十九日

沅弟左右。南雲部卒殺至賊地道口。斃賊甚多。為之一慰。今日又晴霽。羅朱周吳等。邀同各營。又獲勝仗。從此太平官圩小丹陽之賊。當難站脚。忠逆侍逆之糧路柴路。必已掣動。忠侍若不解圍以去。則必分兵回救太平一帶。洋槍機括。弟營既善收拾。

又勤於擦洗余當令筱泉於粵釐項下購買然我軍仍當以擡鳥刀矛及劈山礮為根本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兼工詩賦雜藝則佳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則浮矣至囑

九月三十日

沅弟左右南雲處地道已穿從此東路應更穩妥不知西路江邊水涸尚有其他變症否周王羅朱之捷於賊之糧路柴路必有大損或可不打而忠酋自退弟堅持不浪戰之義甚是甚是凡行兵須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之道也弟營現雖士氣百倍而不肯浪戰正所謂留有餘之力也孤軍駐雨花臺後無退路勢則竭矣吾欲弟於賊退後趁勢追賊由東壩進溧陽宜興所謂蓄不竭之勢也望弟熟思定計

十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昨夕接春霆信似有小挫之象甯國霆凱兩軍本較之弟軍病者更甚死者更多凱章之病近更沉重渠信來有難支一月料理後事等語可憫可敬霆軍病故猛將如黃慶伍華瀚之類不可再得吾前專憂慮弟處一軍今又深憂霆軍矣

十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排遞一緘知守局平安如常至以為慰大官圩等處之糧多為我軍所焚則金陵援賊之糧必難久支城賊之糧多寡則不敢必耳計忠侍引退之期必不甚遠吾前有信囑弟以追為退改由東壩進兵先剿漂陽以至宜興先佔太湖之西岸水師亦由東壩進兵俾李朝斌先在太湖西岸立住脚跟則戰船處處可到而環湖之十四府州縣處處震動賊則防不勝防我則後路極穩較之株守金陵者有死活之分有險易之別但無赫赫之名耳凡行軍最忌有赫赫之名為天下所指目為賊匪所必爭莫若從賊所不經意之處下手既得之後賊乃知其為要隘起而爭之則我占先著矣余今欲棄金陵而攻東壩賊所經意之要隘也若佔長興宜興太湖西岸則賊所不經意之要隘也願弟早定大計趁勢圖之莫為浮言所惑謂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動貪赫赫之名而昧於死活之勢至囑至囑如弟之志必欲圍攻金陵亦不妨掀動一番且去破東壩剿漂陽取宜興佔住太湖西岸然後折回再圍金陵亦不過數月間事未為晚也吾兄弟誓拚命報國然須常存避名之念總從冷淡處著筆積勞而使人不知其勞則善矣

十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連接九月兩次來緘具悉一切弟決計不肯少退不肯改由東壩一路進

兵則余續寄一緘弟亦必不以為然第株守金陵恐又成三年五年之局援賊退則苦其太閒援賊來又苦其太險反覆籌思不得所以兩全之法且看張鮑兩軍在甯國果能堅守否如鮑軍能擊退楊黃大股再能乘勢規復東壩則金陵之後路亦不至十分空虛從弟之策亦無不可若鮑軍不能卻敵或有疎虞再行籌議少荃解來餉銀五萬今日派長龍船送弟處其洋槍洋藥尚未到齊到即專人解金陵也少荃大獲勝仗忠酋不久必分兵回援蘇崑其調張樹聲等赴滬已飛札應之矣。

十月初八日

沅弟左右天氣大寒營中將士晝夜辛苦極可憐念初三四後忠侍兩逆別有變相否以少荃之殲斃聽王左蔣之急攻湯溪計忠侍俱不能不回顧根本或者再猛撲數日乃始興盡而返乎毛寄雲協解火藥至十一萬斤之多可感可敬其被屬員訐告之案現飭官嚴審辦不知果能不呈吏議否白齊文一軍日內果已西來否厚庵部下諸將與弟久處者不下十餘人弟察看其中可靠者以何人為最弟營經此番風波諸將之膽識力量長短分寸纖悉畢露其中可帶三四人獨當一面者更有何人望詳告我吾以洋槍比詩賦雜藝而以劈山擡鳥比經書八股弟復函深以為然此處見解相合亦一大機括也吾以劈山礮為陸軍第一利器若食羣子至五十



穎以外實可無堅不摧皖局目下加意打造劈山羣子少遲再解萬斤至弟處試用  
去年吾寄弟信言劈山礮食滿羣子之後須用稻草毬子封之并須用柳杖多杵幾  
下將草毬緊緊貼于子緊緊貼藥藥緊緊貼膛則羣子之所及又遠又寬矣弟須將  
各營親口教之親眼驗之乃不失劈山礮之妙用無謂各營皆已善用劈山而不加  
察也

十月十二日

執弟左右偽忠王既回蘇州偽侍亦不久必退日內想弟處已解圍矣春霆初六七  
日來信甚忙亂無主張渠軍好手故者傷者太多亦有抱怨而散去者目下糧路已  
斷象心多離深為可慮兩弟決志不肯退兵余亦不遽相強但須鮑軍得手乃可定  
計鮑軍幸而獲勝寧國幸而保全則弟處或退或否尚易布置鮑之老營倘有疎失  
則寧郡必困重圍之中不得不調弟回駐蕪湖金柱進援寧郡即不去援寧亦必退  
保蕪湖鮑軍之安危總在三五日内可決弟之行止視鮑軍為權衡也

十月十三日

沅弟左右昨日一緘言弟軍之進止視鮑軍之利鈍以為權衡本日接春霆來信賊  
在西河堅紮牆壘霆軍進剿未能撲動吾觀霆軍之布置散漫主意慌亂人心離怨

恐此次必難支持而其病者死者比他軍獨多似亦冥冥中有主之者鮑張果有挫  
失則蕪湖三山等處必十分吃緊中段空虛弟在下游斷難久站不如趁金陵賊退  
之時鮑軍未敗之先以追為退以東西梁山蕪湖金柱運漕無為為弟軍之基業然  
後相機再進庶為可戰可守可伸可縮之軍咸豐五年余率水陸駐紮南康志在攻  
破湖口一關五六兩年竟不能攻破七年余丁憂回籍寸心以此為大憾事羅羅山  
於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圖功即決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時  
有識者皆佩服羅山用兵能識時務能取遠勢余雖私怨羅山之棄余而他往而亦  
未嘗不服其行軍有伸有縮有開有合也觀多公之決志不肯南渡與各軍秋間之  
多病霆營目下之難支是天意不欲遽克金陵已可概見吾輩當一面順天意一面  
盡人事改弦更張另謀活著古人用兵最重變化不測四字弟行軍太少變化此次  
余苦口言之望弟與季弟審度行之即日退紮金柱蕪湖分五千人至灣沚西河助  
剿所以救鮑即所以救張即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若弟堅執前議果紮金陵不  
肯挪動鮑挫而張必隨之在余之公局固壞而弟以重兵屯宿該處如余之株守南  
康和張之株守金陵弟之私局亦必壞望弟詳思之凡行軍言退萬眾不願此次弟  
為救鮑而退與尋常之退迥不相同可以告麾下將士亮余苦心耳弟若決不肯退

則請撥王可陞一助春霆可乎

全日

沅弟左右本日已專送一信勸弟趁勢退兵分五千人救援鮑軍不知何日可以接到繼思金陵援賊尚未退淨若不能打開後路雖欲退兵至金柱蕪湖一帶而不能一切仍聽弟作主可退則退不可退則姑少留余不遙制也

十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昨日午刻寄一緘欲弟退守金柱蕪湖而撥五千人援救鮑軍燈後又寄一緘言進退由弟自行作主今日接弟函竟不知弟後濠之外尚有賊壘否已退淨否余日內憂灼憤鬱寸心如焚不復能細思大事弟當打退援賊之後精神可為一振宜將全局細思鮑軍挫失寧郡不保中段必一片荆棘三山大通荻港等處均慮復為賊有弟處餉道終久必梗不如趁早退守蕪湖金柱弟猶可以北岸為根本弟兩年所克城隘猶可自保若不早為之所後恐求退而不得求保蕪湖金柱而不得特此再商望弟裁斷

十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後濠之外究尚有賊若干已解圍否兩次囑弟退兵改由東壩再進弟復

信皆深不以為然。昨又恐弟兵有難遽退之勢，補發一信，令弟自行斟酌。總之用兵之道，全軍為上，保城池次之。弟自行默度，應如何而後保全本軍，如不退而後能全軍，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後能全軍，退可也。至於鮑軍縱有挫失，而江面總可保全。大通、荻港等處釐局，縱或被擾，而水中糧運總可常通。余十三日信言，弟處運道終恐梗塞，係憂灼過慮之辭，亮必不至於此耳。

十月十六日

季弟左右：此次保全糧道，聯絡水師，援應東路，厥功甚偉。皇天不負苦心人，或終有樹立勳名之日。余近來心緒憂灼，迥異往年。前以金陵勇夫三萬餘，眾一有疏失，全無歸路。近以鮑軍三次小挫，恐甯國不支。全局瓦解，又見兵勇日增，而可靠者少。餉項日絀，而掣肘者多。日夜憤鬱，絕少歡容。雨花臺此次幸得保全，千辛萬苦，成此規模，本無言退之理。惟恐鮑張甯國或有差池，則上游糜爛，下游金陵一軍，亦難孤立。故余三次寄信與沅弟商，所以退兵之法。然關係太大，余亦不敢遙制。聽沅與季自行作主可也。至弟仍伸前議，亦聽兩弟自主。若不退兵，而堅紮原處，弟回籍一行，當無不可。

十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今日接春霆信較為寬舒清弋江業已紮住糧路當不至終梗能將甯郡風波禁過此後更宜大加整頓弟處各營有最弱者或裁或併或換營官總宜時時存一整飭之意弟初赴吉安時不過三千人足打一枝大賊今增至八九倍而野戰似尚無把握練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爛熟之文則布局立意常有熟徑可尋而腔調亦左右逢原凡讀文太多而實無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簡練之營有純熟之將領陣法不可貪多而無實春霆令統萬餘人而不逮往年三千四百人之可靠可以為鑒

十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李弟究係傷寒症否近大愈否吾每以李之多病為慮尤以其果於自醫為慮以後李或有疾總囑其莫輕服藥至要至要春霆一軍危急吾日夜憂灼梁美材等三營本不可恃渠令其孤立抱龍岡旋又令其移紮寒亭吾甚憂之何紹彩四營十五日自安慶開下吳廷華二營十八日自安慶開下弟又新派王可陞五營前去一助兵力不為不厚然無一統領調度得宜則此皆如散錢委地不足恃也王可陞儘可由陸路至蕪湖或由大勝關渡至北岸再由神塘河渡至南岸三山等處弟但知采買者過釐卡之怨聲載道而不知陸兵擄船之怨聲之倍之也



十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甯國之事據凱章言老湘營守郡城決可無礙鮑宋守高祖山清弋江兩處營壘或亦尚可支持如不能支只好調皖北希部來救甯郡將軍正在力攻湯溪之際又恐侍逆回浙必不能飭鄉救甯吾每說軍事但靠自己莫靠他人蓋閱歷之言也左帥此次派王文瑞帶三千五百人援徽已是力顧大局之舉不可又責望鄉軍也平心而論鮑張二軍尚不可守一甯國求援於人實難措辭弟在軍已久閱事頗多以後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輕兵少用重兵進退開合變化不測活兵也屯宿一處師老人頑呆兵也多用大礮輜重文員太象車船難齊重兵也器械輕靈馬馱輜重不用車船轎夫夫颯馳電掣輕兵也弟軍積習已深今欲全改為活兵輕兵勢必不能姑且改為半活半呆半輕半重亦有更戰互休之時望弟力變大計以金陵金柱為呆兵重兵而以進剿東壩二漂為活兵輕兵庶有濟乎

十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金陵解圍一案李弟請獎一節實不宜形諸公牘在我既不能奏請獎弟在官季又不能不奏軍情專奏保獎陳述數行徒覺詞費朝廷立法所以待大員子弟防範頗嚴如在京不准保送軍機不准保送御史皆因其聲勢較廣恐其營私

樹黨咸豐初元孫符卿保杜芝農之子杜保孫之姪當時物論切譏之季弟勞績雖多吾二人只可置之不議方今督兵者如勝袁都公皆有子弟在營若非皇上特恩皆只能叙不敢仰邀議叙六字而已朱雲巖昨日一稟言旌德萬分危急吾調周萬倬由涇縣往援不知趕得上否看來甯國縱能倬保而徽池與江西必難瓦全不知決裂始於何處耳吾前兩次寄信囑弟以追為退曾商之左中丞茲接渠回信亦不以退兵之說為然與弟前後各信多相同者惟渠言外之意覺弟兵不可野戰吾則因金陵士卒用命樂為之死覺弟兵儘可野戰不知弟自度己力野戰果有幾分把握否要之能得衆心未有不可酣戰之理望弟決從余計分作兩大枝一枝呆兵屯紮金陵一枝活兵凡金柱東壩小丹陽二漂句容等處聽弟擇地而駐相機而進有急則兩枝互相救應去金陵總在二百里內外也何如

十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季弟病甚不輕曷勝惦念今年季之勞苦功多既不得邊世俗之榮乃求一日之康強健爽而天意亦尚若吝之然則人生事無鉅細何一不由運氣哉鮑張糧運已斷吾竭力以辦陸運而連日大雨如注萬不能運可憂可怖弟欲飭鮑張退兵此時萬不能退其無勇列隊無夫搬運與弟相同而其無退步立腳之處則更不

如弟之有金柱可駐守有江濱可搬運矣將軍即來援亦必在一月以後遠水難救近火鮑若果挫余當自立一新軍自打數大仗以畢吾餘生遂吾初志弟則須另立門面分為呆兵一枝活兵一枝呆兵堅築石壘縮小地方活兵多或二萬少亦萬四五千與呆兵之在金陵者更番休息千萬依我行之九洲勢甚危急李世忠斷不足恃如何如何

十月二十五日

沅弟左右季弟病沉重之至曷勝殫念魏姓醫不知向來手段何如以吾觀季弟病症似不應服大黃者日來果有轉機否能勉強坐船來安慶就醫調養否弟向來體亦不甚結實今年各營疾疫過於傷感援賊久戰過於勞苦亦須加意調養切不可自恃康強多勞多憂至要至囑東路八營趁援賊已退之時趕緊縮入中圍之內如果援賊再來省一半精力即劉武朱吳諸公亦可多睡一覺少喫一驚余昨日有公牘令弟撥大礮十二尊與李世忠即是將東路八營縮退之計望弟決計早縮切莫遲疑大礮守牆余嫌太笨現造劈山礮專為守牆之用弟以後宜少用笨重之物此陸軍第一要訣

十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來信欣悉。季弟之病已愈六七分。能進飲食為之大慰。李世忠雖十分危迫。然渠終始親駐九洑洲行營。當非遽不能支之象。惟浦口官營被賊攻撲。頗不可解。豈新開口業已乾涸。賊已徧行北岸。耶。否則賊能渡大江而至九洑洲。不能遽渡新開河而至北岸。若賊已徧行北岸。則和含巢廬上至舒桐潛太處處可慮。余擬將希庵部下之駐壽州霍邱三河尖等處者陸續抽出。移至六安廬州巢含等處。免致已復之城盡隳。前功苗沛霖前後所上僧卹各稟痛詆楚師。令人聞之髮指。僧卹所與苗黨之札亦袒護苗練而疏斥楚師。世事變化反覆。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飽歷事故烏知局中之艱難哉。弟信均已接到。添募新營。儘可允許。不變換局面。則斷不能允許。前此向和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變計。以圖滅賊。吾嘗譏其全無智略。今豈肯以向和為師而蹈其覆轍乎。再添十營。從弟之請可也。金陵老營永不拔動。從弟之計可也。至以數萬人全作呆兵。圖合長圍。則余斷斷不從。余之拙見。總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輕兵。缺一不可以。萬人為呆兵。重兵屯宿金陵。以萬人為活兵。輕兵進攻東壩。句容。二漂等處。以八九千人保後路。蕪湖。金柱。隨時策應。望弟熟審。以此次回信定局。

十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昨日接朱雲巖稟旌德業已解圍徽州得以安枕為之欣慰九洑洲渡江之賊既不滿萬或不致竟犯北岸吾兩月憂懷萬端至是稍釋一二只求季弟病體全愈甯國糧路大通鮑張再穩支一月則大海風濤又得安渡彼岸矣弟處東頭八營已縮入中圍之內否全軍分為兩枝一呆一活之說已定局否幼丹中丞將江西漕折全數截留此後餉項愈絀又洋人將於安慶大通蕪湖新立子口皖釐亦必減色然應添之營仍不敢縮手不添現令申夫添立一軍三千人一切仿照霆營規模不知將來有成否

十一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余日內憂煎有甚於祁門極困之時季弟得焦聽堂診治用藥不至大錯果日愈否弟憂勞過甚精神尚能強支否此時吾兄弟惟有強作達觀保惜身體以擔國事以慰家人別無他策萬麓軒頃送遼參壹兩吾擬備價百二十金與之不知渠肯收否吾已蒸食一錢似尚有力量餘九錢茲專人送金陵季弟病後服補劑時可酌服之但不宜太早須外症退淨毫無反復之時乃可蒸服溫弟在江西病時竟係此物之功弟勞苦過甚亦可分食少許冬笋兩擔帶去各營官處可分饋數枝北岸事已決裂南岸鮑軍不知尚可支持否



十一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昨日接唐鶴九李嘉澍二稟言巢縣失守與侯朝棟一稟不甚符合現調張樹聲五營守無為吳長慶等新四營守廬江不知趕得上否目下事機不順有萬箭攻心之象然北岸最要者惟安慶廬州無為桐城西梁運漕六處南岸最要者惟金陵甯國蕪湖南陵金柱五處盡吾力之所能保一處算一處此外則付之天命而已

十一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季弟病略轉輕為之少慰日內心中有三大慮一曰季病二曰皖北三曰甯國今季病有轉機略紓一慮皖北之事得弟信派樹字五營守無為州初一業已過江初三或可進州守此一城則驪珠在握矣余又留吳長慶四營守廬州調蕭毛等七千人來廬州中旬可到調江味根來皖北新年可到是皖北之大慮或可徐紓惟甯國一慮反無把握偽侍王似尚在東壩小丹陽一帶日內或攻弟營或攻金柱蕪湖皆意中事望弟商之諸公專重南岸其北岸之事只要無為州不失自可徐徐料理余能擔當也至弟處輕兵重兵之說且待此三慮紓後再行熟商到明年二三月後弟或以余之言為然亦未可知

十一月初八日

沅弟左右。昨日未接弟信。不知季弟病勢何如。廬州有六營。無為有五營。業經守定。必可放心。廬江新營未齊。若賊不遽犯五日。外即可固守。三河有解。先亮之三百人。當可保全。蕭毛七千人。二十以內。可齊集舒城。皖北大局。不致決裂。余所慮者。忠酋往年以偏師攻破浙江。分官軍之勢。而以全力攻撲金陵老營。此次或以攻竄和合。巢廬。效往年破浙之故智。而以全力再攻弟營。與金柱。不知弟部下諸將。能如前此四十六日之堅守否。

十一月初九日

沅弟左右。季弟業已出汗大解。應可放心。凡傷寒瘟疫二症。所最難得者。大解耳。弟之所憂三端。余亦同之。余以季病為第一患。甯國為第二患。皖北為第三患。蓋甯國鮑軍站不住。則弟軍五百里。毫無聲援。進退兩難也。皖北之賊。雖多。吾堅守廬郡。安慶。無為。三城。調希部由舒城進兵。調江達川味根由桐城進兵。或尚可以挽救。旌德賊退後。陷太平。至黟縣。黟縣去祁門僅六十里。不知王鈐峯。唐桂生。能速由徽援祁否。祁若不保。則皖南全局立壞。此又三患外之一大患也。

十一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季病又有反復。實深憂悸。弟自閏月以來。過於憂勞。此刻且將添勇與否。活兵呆兵之說。一概置之度外。待過年後。再議江北之事。守住西梁。無為廬郡。廬江三河。又調蕭毛二軍來舒城。調達川味根來桐城。儘可支持。皖南涇旌二縣已穩。所患者。鮑軍與祁門耳。此等處自關國運。吾近亦稍寬懷。以愁之不勝愁也。餉項日絀。吾近又添人萬餘。明年斷難支持。然地廣賊多。亦只好姑且添兵。以資抵禦。待明年二三月。希庵與二江同到。吾決計率萬人至蕪湖。金柱等處。為弟打通後路。兄弟相會耳。

十一月十八日

沅弟左右。本日接初八日諭旨。廷寄各一道。弟蒙恩賚黃馬褂料一件。袍料一件。搬指一個。翎管一個。季弟蒙恩。以知府用。諭旨兩道。鈔錄專人送去。請獎請卹。各員均已照准。弟須專摺謝恩。余可代做代寫。接弟公牘。已派朱洪章千人守東梁山。以後可不再派老營。亦宜微有餘力也。

十一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季弟之病。微有轉機。不知十五以後。又復如何。傷寒而反覆者。每以服藥致誤。服補藥則更易。誤欲求季之有轉機。弟須堅持不復服藥。今年吳彤雲之病。余

堅持不服藥之說果得痊愈雖不可一概而施然亦可見病情反覆之時惟不服藥而症乃有定象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接弟十八日辰刻信知季弟溘逝哀慟曷極應商之事條列於左

一余准於廿三日起行赴金陵本月內准到一則與弟商季弟後事及營中各事一則親接季弟靈柩由金陵護送至安慶載靈柩之船不必大取其輕便易行者余坐一長龍船季櫬載一民船各用數號舢板拖帶庶上水穩而且快至安慶後應否另換大船俟與弟面商

一季弟請 郵事應請少荃出奏上海現在有威林密輪船在此廿六七日可過金陵余信弟信均可由該船帶滬

一季弟部下五千人自當歸併弟處統領若另有可分統之人俟余與弟相見後再行下札弟久勞之後繼以憂傷務當強自寬解余於兄弟骨肉之際夙有慚德愧憾甚多弟則仁至義盡毫無遺憾千萬莫太悲傷

一弟信須洋藥等物余當帶洋藥萬斤洋帽二十萬洋槍四百桿親交弟處白齊文在上海大鬧茲將筠仙原信付閱該軍斷不來矣只要春霆站得住軍務尚可支持

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昨日發兩信定於廿四日起程前赴金陵坐威林密船以行而此間官紳上下紛紛諫阻今早接弟信並與澄侯一信知李弟之靈柩擬於廿四日開船上行余若坐輪船以往必在中途錯過余即不赴金陵留此迎接李櫬而請畢山至金陵一行代余慰視老弟應商事宜再行條列於後一余署附近有一大屋將買為湖南會館李弟靈櫬即迎置其中一切開弔行禮俱甚方便加漆多則七次少則五次每次必須三日不可草率湘潭既不上岸不可加漆不如即在安慶停二十天儘漆其六七次一切喪禮應行之儀皆在安慶行之余昨與畢山商擬令李櫬仍進曹禾沖再行開堂發引今弟意令李櫬由北港登岸昇葬馬公塘則是湘潭固不上坡紫田亦不進屋宜在安慶備行諸禮而加漆尤為要務在此停留兩旬無疑一劉南雲三營仍宜留金陵茲派戈什哈持令箭公牘至中途截令折回無為州有樹字五營儘足堅守吾又派蕭毛七千人從無為進兵更可放心李幼荃有才與少荃相等將來必成偉器穆海航德優而才亦并不劣幼與海水乳交融吾以無為付之二君尚屬付託得人其城存錢米俟開城斷接濟時再行支放火藥余已解到萬斤弟不疑余與



幼海毫無準備也。弟謂余用人往往德有餘而才不足，誠不免有此弊。以後當留心懲改。然弟若疑幼海為無才之人所見差矣。

十一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茲請翠山至金陵一行，勸慰老弟寬懷專以國事為重，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於金陵，猶不失為志士。弟以季之歿於金陵為悔，為憾則不可也。袁簡齋詩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當時以為名句。季櫬到安慶，余必加漆五次，大約停住兩旬，翠山至金陵小住十日可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

沅弟左右。季櫬到皖，余決留二十天，以加漆為第一要務，或作傳，或作墓志。即於此二十日內為之題主，派礮船等事，皆極易辦。弟可放心。弟於天倫骨肉之間，盡情盡禮，毫髮無憾，余則歉憾甚多。然送死大事，亦斷不敢草率。春霆聞計，丁繼母憂，雖以緘牘慰留，然其軍心渙散，殊切隱慮。蕭毛從北路柘皋打巢縣，劉張從南路無為打運漕，本極妙着。余先不知南雲之來，已令蕭毛由南路進兵，今始悔失算矣。

十一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季弟無生前合意之室廬，弟因定在北港登岸，徑昇至馬公塘與叔父合

葬此議甚妥余在安慶為之開吊設奠多漆幾次安慶係季弟立功之所亦尚妥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昨日發信後接弟信并祭文一篇至性至情流溢紙上有不可磨滅之狀觀老弟天性之厚將來福澤當有不可限量者季弟之主明日可以畢工主用粟木匣用楠木聞徽州漆甚好已函請祁門糧臺購買

十一月二十九日

沅弟左右余之定計以蕭毛進無為一路不進柘臯一路蓋亦略有苦心當時不知弟派南雲上來無為究嫌力薄一也柘臯等處無米可辦無夫可雇二也進南路恐賊從柘臯以攻廬郡其禍遲進北路恐賊從盛家橋以犯桐城其禍速三也前此迭接弟信十餘件皆言北渡之賊氣勢浩大李世忠之咨則更言賊多且悍吾因蕭毛皆係中才恐不宜置之柘臯用馬用象之地四也今調度已定縱然錯誤無可挽回只好聽之而已上湖南之勇遠勝於長善一帶極是極是鮑營近日逃者紛紛恐終決裂也

十二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南雲已抵無為州自無遽回金陵之理春霆至黃麻渡回高祖山老營據

報黃麻渡之下小淮密地方被賊占踞水運又已不通恐其再竄三山繁昌梗我陸運則大局去矣云云余以鮑軍久困該處軍心渙散逃亡相繼實深憂灼擬令南雲三營再由無為南渡會合周吳羅朱等營痛剿一次或剿灣沚或剿石坑兩處能打開一處鮑軍乃有生機臨陣打仗則以劉南雲為主事前布置則以厚庵為主不知辦得到否趕得及否望弟細心籌度與厚庵南雲竹莊及諸將商之昨日為李弟寫銘旌自外入室聞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以致誠敬及寫畢一問并無人焚香者殊為可異閱邸鈔何根雲已正法本日接寄諭勝克齋又革職拏問矣

十二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三次寄緘論李弟喪事想均接到聞李弟靈柩尚在西梁山一帶不知何日始達安慶皖北暫有平穩之象惟鮑軍十分危急若不支則甯郡之老湘營亦必難入

支則徽州亦必難入

子

日夜憂灼無可設法余以軍務處處棘手

弟大事二三月尚不能來營但望軍

留停二十天一則多漆幾次二

行之儀注即在安慶行之

不輕服藥一切照星岡

公在日規矩至囑至囑。

十二月初九日

沅弟左右。今日卯正。季弟靈柩至寶塔下。余登舟迎至鹽河卡登岸。鹽城官紳均在江濱迎接。進西門入公館。祭幛祭筵甚多。其中亦有全無瓜葛者。卻之不情。受之有愧。頗難處置。擬停住數日。即送之登船西歸。船尚寬大。儘可在舟中加漆也。

十二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兩日未接弟信。不知金陵各營平安否。季襯到此已一日。外間幛聯頗多。聯無十分稱意者。余因書一聯云。英名百戰總成空。淚眼看山河。憐子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慧業多生磨不盡。癡心說因果。果望來世再為哲弟。並為勳臣。亦不稱意也。今日已漆一次。擬在此漆五次。二十日發引登舟。少荃信來。欲為季請謚請祠。請加銜立傳。恐已在官奏之後。茲將少荃信鈔閱。朱雲巖因前調青陽之檄。已棄旌德城。而回徽甯郡。四面皆賊。深恐難支。

十二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弟近日肝王動氣。此係憂勞太過之故。餉項本日已解五萬。擬再解五萬。為度歲之資。合之各卡釐金。必足一月滿餉。保舉飭知。早經辦畢。俟弟營便弁帶去。

李槻定於十九日設奠題主二十日發引登舟。余緘告澄弟令擇二月季或三月為李葬期。蓋長江上水逆風其常而順風其變也。弟肝氣王最易傷。余兄弟皆稟母體本難強制。然不可不以靜坐制之。至囑。

十二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昨寄緘後。翠山恰到。道弟雖憂勞過甚。而精神完足。為之少慰。余在李公館三宿。今日仍回本署。至鹽河一看。新城已修十分之八。十五六可竣工矣。九洲洲圖。這無善本。余倩人畫一幅。以應恭邸之求。茲將副本寄弟一閱。果不甚差謬否。春霆久無來信。懸系之空。昨夕擬為李弟作墓志。竟夜未成一字。却又得輓聯一副云。大地干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里。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或用弟名寫之。或不寫未定也。

十二月十三日

沅弟左右。李弟蒙恩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卹南雲三營之營官哨官。皆已來見。武朱三營之營官哨官。尚未見。關防六顆。皆已刻就。安慶存馬。係副都統明興所管。未便令其交出。李弟恩旨鈔閱。南雲來打灣。泚之說。且聽厚庵裁奪。



十二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弟處氣象日穩為之少慰蕭軍克復運漕聞將進剿銅城關鮑軍糧路雖未大通而古賴等專人至霆營投誠黃胡等逆亦自狡而不悍或者支撐此局風波漸定亦未可知季弟棺漆過三次而匠工不甚精細此後當親監教之銘旌必須改寫舊者對靈焚化余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預料九江一軍之必敗厥後果有三河之變及昨廿九日寫銘旌時異香滿室余所親見親聞又覺神異之不盡虛妄也弟蒙賞之衣料宜製成後拜賜服之服數次後敬謹收藏將來弟兄所得賜物誥軸概藏於先大夫廟內

十二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弟處氣勢漸王深以為慰甯國涇縣二城之米均可支至正月月中旬春霆營中之米亦可支至臘底若南雲能幫打三山等處則皖南亦必平穩春霆於前招七千人外又派人至三廳續招五千於營中自備銀一萬六千帶往不支糧臺東局之銀可謂盡忠報國其回籍治喪之意頗切若能打開東壩或須允准九月十二日恩詔余與弟皆原官未曾升調不能另為祖父請封凡遇覃恩既不為祖父請封則亦不准貤封他人但可為本身妻室請軸耳弟儘可請本身夫婦誥軸不必

謙也澄弟不肯受頭品誥封言鄉間不便舉動亦頗近情理或待其過五十後弟再行馳封亦無不可

十二月十八日 夜湖南會館

沅弟左右李弟墓志作就不甚稱意唐鶴九所寄輓聯極佳云秀才肩半壁東南方期一戰成功挽回劫運當世號滿門忠義豈料三河灑淚又殞台星余欲改成功二字為功成改灑淚二字為痛定似更妥叶余謹派戈什哈一人送李櫬蓋以弟所派諸人凡事皆有條理不必更派文武委員反虞紛亂也

十二月二十夜

沅弟左右李弟身後附身附棺之事弟在金陵已籌慮周到其禮儀虛文之事余在安慶亦頗周到回籍後儘可如弟之策徑進馬公塘山內不必再入荷葉室中余當切告澄弟及子姪等地圖甚為精細與余所繪九洲洲圖大致相類明興之馬八十匹不能給弟此外亦無購馬之法擬再解銀五萬兩日內竟無到者憂灼之至只好先解錢三萬串與弟略資綴弟因時賢開府論及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一節極是極是余三年以來因位高望重時時戰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舉太濫是余亂政不辦團不開捐是余善政此外尚不了了

曾文正公家書卷八終